



詩論

宋 新安程大昌 著

詩論序

三代以下儒者孰不談經而獨尊信漢說者意其近古  
或有所本也夫古語之可以證經者遠在六經未作之  
前而經文之在古簡者親預聖人授證之數則其審的  
可據豈不愈於或有師承者哉而世人止循傳習之舊  
說無乃舍其所當據而格其所不當據是敢於違古背  
聖人而不敢於違背漢儒也嗚呼此詩論之所爲作也

詩論一

詩有南雅頌無國風其曰國風者非古也夫子嘗曰雅頌各得其所又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未嘗有言國風者予於是疑此時無國風一名然猶恐夫子偶不及之未敢遽自主執也左氏記季札觀樂歷敘周南召南小雅大雅頌凡其名稱與今無異至列敘諸國自邶至豳其類凡十有三率皆單紀國土無今國風品目也當季札觀樂時未有夫子而詩名有無與今論語所舉悉同吾是以知古固如此非夫子偶於國風有遺也蓋南雅

頌樂名也若今樂曲之在某宮者也南有周召頌有周魯商本其所從得而還以繫其國土也二雅獨無所繫以其純當周世無用標別也均之爲雅音類既同又自別爲大小則聲度必有豐殺廉肉亦如十二律然既有大呂又有小呂也若夫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十三國者詩皆可采而聲不入樂則直以徒詩著之本土故季札所見與夫周工所歌單舉國名更無附語知本無國風也

詩論二

學海類編 一  
春秋戰國以來諸侯卿大夫士賦詩道志者凡詩雜取無擇至考其入樂則自邶至豳無一詩在數也享之用鹿鳴鄉飲酒之笙由庚鵲巢射之奏騶虞采蘋諸如此類未有或出南雅之外者然後知南雅頌之爲樂詩而諸國之爲徒詩也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季札觀樂有舞象籥南籥者詳而推之南籥二南之籥也籥雅也象舞頌之維清也其在當時親見古樂者凡舉雅頌率參以南其後文王世子又有所謂胥鼓南者則南之爲樂古矣詩更秦火簡編殘闕學者不能自求之

古但從世傳訓故師弟相受於是勅命古來所無者以爲國風參匹雅頌而文王南樂遂包統於國風部彙之內雖有卓見亦莫敢出眾疑議也杜預之釋左氏亦知南籥當爲文樂矣不勝習傳之久無敢正指以爲二南也劉炫之釋鼓鐘雖疑雅南之南當爲二南亦不敢自信惟能微出疑見而曰南如周南之意而已夫諸儒既不敢主二南以爲南而詩及左氏雖皆明載南樂絕不知其節奏爲何音何類其贊頌爲何世何主惟鈎命決之書敘載四夷凡樂適有名南者鄭氏因遂采取以傳

足其數孔穎達輩率皆因襲其說凡六經之文有及於南者皆指南夷南樂以應塞古制甚無理也且夫周備古樂如韶夏濩武各取一代極盛者用之何有文王象舞而獨采夷樂以配此其謬誤不待辨而白也假設其時欲以廣取爲備乃四夷之樂獨取其一何名爲備反覆討究凡諸儒之所謂南者揆之人情則無理質之古典則無據至於箛之舞象籥之奏南凡季札之所親見者明言其爲文王之詩苟是南也而非二南之南則六經夫子凡所謂南者果何所指邪此予所以敢違諸儒之說而斷以爲樂也

詩論三

周之燕祭自雲韶等類兼采異代以外其當代之樂惟南雅頌三者隨事配用諸序序所爲作其言其故大抵皆入律可奏也清廟之詩凡三十一其不指言祭祀者八而皆作之於廟也至於商十二詩其存者五皆配聲以祀知非徒詩也魯之頌雖不皆於祀乎用之而其始作也固已得請爲頌矣其節奏必皆依頌成聲故得齒於商周而無嫌也語曰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

學海類編 卷之二 四 經翼  
各得其所夫雅頌得所於樂正之後非樂而何子謂伯  
魚曰汝爲周南召南矣乎爲之爲言有作之義旣曰作  
則翕純皦繹有器有聲非但歌詠而已夫在樂爲作樂  
在南爲鼓南質之論語則如三年不爲樂之爲吾以是  
合而言之知二南二雅三頌之爲樂無疑也

詩論四

南雅頌以所配之樂名邨至幽以所從得之地名史官  
本其實聖人因其故未嘗少有加損也夫子自衛反魯  
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其曰得所者復其故列云爾

旣曰復其故列則非夫子創爲此名也季札觀魯在襄  
之二十九年夫子創魯在哀之十一年卻而數之六經  
之作上距季札無慮六十餘年詩之布於南於雅於頌  
於諸國前乎夫子其有定日也久矣則不待夫子旣出  
而創以名之也學者求聖人太深曰六經以軌萬世其  
各命之名必也有美有惡或抑或揚不徒然也重以先  
儒贅添國風一名參錯其閒四詩之目萬世不敢輕議  
又從而例其義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  
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繇

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也四者立而大小高下之辨起從其辨而推之有不勝其駁者矣頌愈於雅康宣其減魯僖乎雅愈於風則二南其不若幽厲矣先儒亦自覺其非又從而支離其說曰風有變風雅有變雅不皆美也夫同名風雅中分正變是明以璵璠命之而曰其中實雜砮砮不知何以名爲也且其釋雅曰雅者正也則雅宜無不正矣已而覺其詩有文武焉有幽厲焉則又自正而變爲政自政而變爲大小廢興其自相矛

盾類如此又有大不然者東周之王位號以世雖齊威晉文其力足以無上而頰首歸尊稱之曰王不敢少變信如先儒所傳實有國風而風又非王者總統列國之稱則夫子閒黍離於衛鄭其遂以天王之尊下伍列國矣累百世儒者至此不敢極辨蓋皆心知其不然而無說以爲歸宿故甯置不談而已此皆始於信四詩而分美惡故雖甚善傳會者愈鑿而愈不通也且詩書同經夫子刪定詩有南雅頌猶書之有典謨訓誥誓命也誥之與命謨之與訓體同名異世未有以優劣言者其意

若曰是特其名云爾若其善惡得失自有本實不待辭費故也是故秦穆之誓上同湯武文侯之命參配傳說世無議者正惟不眩於名耳而至於詩之品目獨譎譎焉是非謂之不知類也乎

詩論五

國風之名漢人盛言之而挈著篇首則自毛氏始戴記遷史凡援說國風或別爲自己所見或託以夫子所言蓋皆沿竝前傳不足多辨載嘗究求其元則左氏荀况氏旣云爾矣曰風有采繫采蘋曰風之所以爲風者取

是以文之也是時去孔子不遠已有若言矣左氏之非邱明前輩多疑之其最不掩者有曰虞不臘矣世未更秦未有臘名是不獨不與夫子同時亦恐世數相去差遠矣又况其託說於君子曰者乃明出左氏臆見故如指采繫采蘋爲風援引頌文而冠商魯其上皆春秋以後語非如季札所列是其魯府古藏本真也豈可槩徇世傳疑其授諸夫子也哉荀况之出雖附近夫子其源流乃出子弓子弓者古云仲弓也雍之所得旣非參賜之比而况之言又不純師也中庸率性子思親受之其

家而成性存存克己復禮皆易論語中夫子筆舌所出也况乃槩曰人性本惡其善者偽也若以善爲非性則禮也道義也皆非天賦而自外來設使己欲己克本性已成元無此禮本無放失循何而復不蘊道義則本自無有亦何存之得存哉此其學術已明戾夫子不可信據矣猶有可諉曰傳授或偏見解不至至如唐虞象刑典謨既嘗兩出又皆虞史所書亦帝舜本語而况直曰治古無象刑而有肉刑也夫六經明有其文者况猶忽忘以爲無有則訛詩爲風其可堅信以爲有所傳授乎

### 詩論六

漢人贅目國風以參雅頌其源流正自况出也何以知其然也漢之詩師莫有出申公之先而其詩派亦無能與魯詩爲匹者申公之師則浮邱伯而浮邱伯者親况門人也高后時浮邱伯嘗遊京師文帝時申生又以精詩爲博士卽劉歆所謂詩始萌芽者也漢詩自毛公以外得立學宮者凡三家齊轅固事景帝始爲博士獨韓嬰在燕申生在魯最爲蚤出然終西都之世魯派之盛如王臧孔安國王式韋賢賢子元成皆嘗以詩顯名爲

世所宗轅韓之學絕不能抗則漢世詩派大抵皆自况  
出也譬之水然源濁則流濁所受則然何怪乎况說之  
曼衍於漢哉左氏之生在况先後則未易亟斷然而創  
標風名以比雅頌則二子同於一誤也抑嘗深求其故  
則亦有自蓋札之言詩嘗曰其衛風乎又曰泱泱乎大  
風也哉是語也謂康叔太公之餘風形見於詩者若此  
其盛云耳左荀之在當時其必尊信札言而不究其所  
以言意札之謂風者與雅頌配對又會十三國者徒詩  
而無他名徒國而無附語遂竝齊衛二詩槩取風名加

配諸國於是乎風與雅頌遂有名稱與之相敵後儒因  
又加國其上而目曰國風毛氏正采國風之目分寘十  
三國卷首而作大序者又取司馬遷四始而擴大之遂  
明列其品曰風雅頌分爲四詩是謂四始詩之至也四  
始立而國風之體上則揜沒二南使其體不得自存又  
上則包并后稷平王使王業王位下齒侯國其失如此  
究求所始皆左荀二子誤認季札本意而已此其誤之  
所起而可攷者如此然是說也予雖有見而去聖人絕  
遠乃欲以百世末學回數千載積久尊信之語於儒家

俱無疑議之後多見其不知量也矣然其敢於自信者季札夫子格言遺訓交相證定非予出臆說焉耳矣

詩論七

周官之書先夫子有之其籥章所歛逸詩有豳雅豳頌而無豳風則又可以見成周之前無風而有詩雅頌正與季札所見名稱相應也大師比次詩之六義曰風也賦也比也興也雅也頌也列以爲六蓋類而暢之猶曰詩之各有其理者如此而已耳鄭司農於此遂取季札衛風一語以實其說而曰國風者古固已有如大師所

掌也是鄭氏亦覺六經夫子無言詩之有風者而特竝沿六經以證夫風之有本耳故予得以斷謂左荀之失起於誤認札語也且鄭不知此之六目特釋其義而未嘗以命其名也試言其類吉甫之贈中伯也自敘所著曰其詩孔碩其風肆好是正六義中取風以爲之義者也然而夫子釐雅頌以正其所而崧高部彙自屬大雅足以見雅之體可以包風風之義不得抗雅其證甚明也若參六義言之謂雅頌與風俱居六義之一而風當匹敵雅頌則夫賦比興三體者今無一詩以行于世豈

學海類編 卷之二  
夫子而肯不論當否盡刪剝無遺矣乎此皆可以理推  
而知其不然者若不信周官季札夫子而堅據荀况左  
氏漢儒以爲定則正恐舍形徇影失本太遠也

詩論八

周禮籥章歛豳詩豳雅豳頌則豳疑於入樂矣然予嘗  
取周官凡嘗及樂者反覆推考以類證類然後知籥章  
之謂豳詩豳雅豳頌者非今七月等詩也蓋自大司樂  
以下詩之入樂者皆枚數其篇若名如九夏之王夏肆  
夏大射之騶虞狸首是其證也而未嘗有如籥章所歛

槩舉詩雅頌三體無分其爲何篇何名者也夫既於篇  
章無所主指不可億其爲詩矣設如所云卽詩雅頌自  
是三類使一類但有一詩豈其不爲三詩乎今考諸豳  
爲詩凡七獨七月一篇與迎氣祈祭相入至鴟鴞已下  
六篇皆明指周公居東時事旣與迎氣祈祭絕不相類  
又無緣可混雅頌以爲名鄭氏必欲附會乃取七月而  
三分之曰此風也此雅也此頌也一詩而雜三體吾不  
敢億斷其然乎否也然獨質諸論語夫子以雅頌得所  
始爲樂正則雅頌混爲一語其得爲正乎其旣不正豈

不爲夫子之所刊削也乎且又有不通者用以入樂其全奏乎抑斷章而斂乎使其全奏則一樂所舉凡三奪其倫籥章其失職矣使斷章而取自應別七月而三奏之不應雜三體以爲一詩也鄭氏既欲曲取七月以實籥章所斂而籥章所斂詩也雅也頌也是以鼎立爲三細而推之三者之中詩之名旣可以該括雅頌而七月一詩又域於諸儒所謂國風中若從籥章之舊而謂之詩則是於四始獨遺國風於是又捨籥章本文而自出己語獨改豳詩以爲豳風而曰此詩卽籥章氏所斂者

也此可以見其遷就無據之甚矣歐陽文忠公疑別有豳詩于今不存所謂理至之言不得不服者吾取以爲斷也蓋古今事有偶相類者夫子聞韶於齊而齊亦有角招徵招釋者讀招如韶後世因其語而和之曰角招徵招是誠韶之遺音在齊者今去古日遠安知前人此說不有傳授亦未敢必謂其非也賴孟子載此詩本語曰畜君何尤又從而辨之曰畜君者好君也然後今世得以知其爲景公君臣相說之樂而非舜韶也今鄭氏以籥章所斂之豳詩雅頌適與豳同而遂取是三體於

學海類編 卷之三  
七月一詩則夫招同於韶且又在齊其亦可指以爲虞舜九成者矣天下事正不可如此牽合也

詩論九

詩序世傳子夏爲之皆漢以後語本無考據學者疑其受諸聖人噤不敢議積世既久諸儒之知折衷夫子者亦嘗覺其違異而致其辨矣予因參己意而極言之夫子嘗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說也夫子非以言詩也或者魯大師摯之徒樂及關雎而夫子嘉其音節中度故曰雖樂矣而不及於淫雖哀矣而不至於傷皆

從樂奏中言之非以敘列其詩之文義也亦猶賓牟賈語武而曰聲淫及商者謂有司失傳而聲音奪倫耳非謂武王之武實荒放無檢也今序誤認夫子論樂之指而謂關雎詩意實具夫樂淫哀傷也遂取其語而行之曰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其與夫子之語既全不相似又考之關雎樂則有之殊無一語可以附著於淫哀傷也夫本聖言而推之者尙破碎如此其他何可泥名失實而不敢加辨也歟至他序失當與詩語不應則有昭然不可

掩者矣蕩之詩以蕩蕩上帝發語召閔之詩以閔天疾  
威發語蓋采詩者摘其首章要語以識篇第本無深義  
今序因其名篇以蕩乃曰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則與  
蕩蕩上帝了無附著於召閔又曰閔閔也閔天下無如  
召公之臣也不知閔天疾威有閔無臣之意乎凡此皆  
必不可通者而其他倒易時世舛誤本文者觸類有之  
又如絲衣之序引高子曰以綴其下自是援引他師解  
詁以釋詩意決非古語世儒於其不通者則姑斂默而  
闕疑焉大抵疑其傳授或出聖門焉耳然而不能明辨

著序者之主名則雖博引曲諭深見古詩底蘊學者亦  
無敢主信也矣

詩論十

謂序詩爲子夏者毛公鄭元蕭統輩也謂子夏有不序  
詩之道三疑其爲漢儒附託者韓愈氏也詩之作託興  
而不言其所從興美刺雖有指著而不斥其爲何人子  
夏之生去詩亡甚遠安能臆度而補著之歟韓氏所謂  
知不及者至理也范曄之傳衛宏曰九江謝曼卿善毛  
詩宏從受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于今傳於世而

鄭元作毛詩箋也其敘著傳授明審如此則今傳之序爲宏所作何疑哉然以子夏而較衛宏其上距古詩年歲遠近又大不侔既子夏不得追述而宏何以能之曰曄固明言所序者毛傳耳則詩之古序非宏也古序之與宏序今混并無別然有可攷者凡詩發序兩語如關雎后妃之德也世人之謂小序者古序也兩語以外續而申之世謂大序者宏語也鄭元之釋南陔曰子夏序詩篇義合編遭戰國至秦而南陔六詩亡毛公作傳各引其序冠之篇首故詩雖亡而義猶在也元謂序出子

夏失其傳矣至謂六詩發序兩語古嘗合編至毛公分冠者元之在漢蓋親見也今六序兩語之下明言有義亡辭知其爲秦火以後見序而不見詩者所爲也毛公於詩第爲之傳不爲之序則其申釋先序辭義非宏而孰爲之也以鄭元親見而證先秦故有之序以六序綴語而例三百五篇序語則古序宏序昭昭然白黑分矣

詩論十一

宏之學出於謝曼卿曼卿之學出於毛公故凡序宏文大抵祖述毛傳以發意指今其書具在可覆視也若使

學海類編  
宏序先毛而有則序文之下毛公亦應時有訓釋今惟鄭氏有之而毛無一語故知宏序必出毛後也鄭氏之於毛傳率別立箋語以與之別而釋序則否知純爲鄭語不竢表別也又况周自文武以後魯自定哀以前無貴賤朝野率皆有詩詩之或指時事或主時人則不可槩定其決可揆度者必因事乃作不虛發也今其續序之指事喻意也凡左傳國語所嘗登載則深切著明歷歷如見苟二書之所不言而古書又無明證則第能和附詩辭順暢其意未有一序而能指言其人其事也此

又有以見序之所起非親生作詩之世目擊賦詩之事自可以審定不疑也然則擘謂續序之爲宏作真實錄矣且夫詩之古序亦非一世一人之所能爲也采詩之官本其得於何地審其出於何人究其主於何事其有實狀致之大師上之國史國史於是采案所以綴辭其端而藏諸有司是以有發篇兩語而後世得以目爲古序也詩之時世上自周下迄春秋歷年且千百數若使非國史之隨事記實則雖夫子之聖亦不得鑿空追爲之說也夫子之刪詩也擇其合道者存之其不合者去

學海類編 卷之二 經義  
之刪采既定取國史所記二語者合爲一篇而別著之  
如今書序之未經散裂者史記法言敘篇傳之同在一  
帙者其體制正相因也經秦而南陔六詩逸詩雖逸而  
序篇在毛公訓傳旣成欲其便於討求遂釐剝詩序各  
寘篇首而後衛宏得綴語以紀其實曰此六詩者有其  
義而亡其辭也此又其事情次比可得而言者然也

詩論十二

予論二南國風旣與左荀漢儒大戾而世之信四子蓋  
略與夫子等若非卽四子之說而有以屈服之則予猶

不能自信而能取信於人乎左荀漢儒其理若事旣詳  
辨之矣而予意所鄉欲求典刑來自夫子或如季札觀  
魯之類辨之而極其明措之而不可易乃有以立今信  
而釋前疑也世遠無古書可攷則不免試於毛傳乎求  
之求之旣久忽於析類標卷之閒見其名稱略與札同  
而時有贅出者因從贅出者而刪削之其類例所列乃  
遂上與札語配合無閒因得以確然自信曰季札所見  
品式其尙未磨滅而毛公之誤其尙可正也哉蓋自周  
南以及召南邶豳十三國小雅大雅頌此古詩之名品

次第略見札語而亦毛傳散在篇卷者然也毛氏之標篇記卷也於二雅三頌每一更卷特曰某詩之什卷第若干而其或雅或頌則別出一簡列寘左方未嘗舉而加諸記卷之首也獨至於周南召南十三國者則皆枚數國名升而繫諸各卷詩名之上如曰周南關雎傳第一邶柏舟傳第三而後別出國風一目布之左簡二體既異而其書類例繇此不能自相參合且多與札語牴牾矣以毛氏之所自標者而參較言之則二南十三國者之比雅頌既皆贅添國土於每卷之上矣以札語而

較毛傳則二南十三國之左遂又贅添國風一名以己例則自爲差戾視札語則有所增溢蓋嘗詳而求之則知其所從差而正其所以誤削去國風二字而下周南召南與夫自邶至豳凡十三國名者補寘今毛氏國風部位則二南十三國二雅三頌皆列寘毛詩二字之下而標卷悉用詩名截然一貫無有殊異而三百十有一篇者與季札所見名稱位置色色相合矣其樂名之附國土者則周南召南周頌魯頌商頌同爲一類其徒詩之繫國土者則十三國而無樂名又自一類其小大二

學海類編 卷之六 經義  
雅不繫國土獨志音調又自一類彼此參會悉無舛誤  
此予所以得循毛傳以正毛失而喜古則未泯者此也  
毛傳篇卷散裂難攷今取其本目著之於前而用予所  
意定者隨著之後苟信予說而即此觀之不待求之毛  
傳固已昭昭可曉也

毛氏

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

毛詩 國風

今定

關雎詁訓傳第一

毛詩 周南

召南視此正定

毛氏

邶柏舟詁訓傳第三

毛詩 國風

今定

柏舟詁訓傳第三

毛詩 邶

自鄘以下至豳視此正定

毛氏

南有嘉魚之什詁訓傳第十七

毛詩 小雅

雅頌獨云某詩之什者其同類詩多一卷不能盡度則析十詩以為一卷是之謂什非別有義類與前二南諸國不同也

毛氏

文王之什詁訓傳第十六

毛詩 大雅

清廟之什詁訓傳第二十六

毛詩 周頌

駉詁訓傳第二十九

毛詩 魯頌

那詁訓傳第三十

毛詩 商頌

已上自南有嘉魚篇卷以後並毛氏本來標題無所更定蓋雅頌自為一體不受汨

學海類編  
雜故比之古則亦無增損也夫惟不經混  
雜故得本其矩度以格二南國風標卷之  
誤而後與季札觀魯者同歸一律

詩論十三

孔子世家古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複取可施  
於禮義者三百五篇然而今詩之著序者顧三百一十  
一篇何也龔遂謂昌邑王曰大王誦詩三百五篇王式  
曰臣以三百五篇諫讖緯之書如樂緯詩緯尚書璿璣  
鈴其作於漢世者皆以三百五篇爲夫子刪采定數故

長孫無忌輩推本其說知漢世毛學不行諸家不見詩  
序不知六詩亡失也然則先漢諸儒不獨不得古傳正  
說而宗之雖古序亦未之見也夫旣無古序以總測篇  
意則往往雜采他事比類以求歸宿如戰國之人相與  
賦詩然斷章取義無通槩成說故班固總齊魯韓三家  
而折衷之曰申公之訓燕韓之傳或取春秋雜說咸非  
其本義也然則古序也者其詩之喉襟也歟毛氏之傳  
固未能悉勝三家要之有古序以該括章指故訓詁所  
及會六詩以歸一貫且不至於漫然無統河閒獻王多

識古書於三家之外特好其學至自卽其國立博士以教與左氏傳偕行亦爲其源流本古故耳然終以不得立於天子學官故竟西都之世不能大顯積世旣久如左氏春秋周禮六官儒之好古者悉知本其所自特加尊尙而毛傳始得自振東都大儒如謝曼卿衛宏鄭眾賈逵鄭元皆篤鄉傳習至爲推廣其教而萬世亦皆師承昔之三家乃遂不能與抗則古序之於毛公其助不小矣班固之傳毛也曰毛公之學自謂出於子夏則亦以古序之來不在秦後故以子夏名之云耳毛亦未必

能得的傳而真知其出於何人也若夫鄭元直指古序以爲子夏則實因仍毛語無可疑也子夏之在聖門固嘗因言詩而得裛予矣曰起予者商也則漢世共信古序之所繇出者必以此然子貢亦嘗因切磋琢磨而有會於夫子之意其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是亦夫子語也而獨以序歸之子夏其亦何所本哉

詩論十四

古者陳詩以觀民風審樂以知時政詩若樂語言聲音耳而可用以察休戚得失者事情之本真在焉故也如

學海類編  
使采詩典樂之官稍有增損則雖季札師曠亦未以用其聰與智矣是故詩之作也其悲歡譏譽諷勸贈答既一一著其本語矣至其所得之地與夫命地之名凡詩人之言既已出此史家甯舍國號以從之無肯少易夫其不失真如此所以足爲稽據也及其哀輯既成部居已定聖人因焉定之以南者既不雜雅其名雅者亦不參頌其不爲南雅頌而爲徒詩者亦各以國若地繫之率仍其舊聖人豈容一毫加損哉知此說者其於詩無遺例矣故南一也而有周召以分陝命之也頌一也而

有周商魯以時代別之也詩陳於夏而類著於豳周人因后稷先公賦詩之地也自七月以後多爲周公而作察其言往往刺朝廷之不知豳大夫其實爲之也在盤庚時商已爲殷且頌又有殷武今其頌乃皆爲商唐叔封唐在燮父時已爲晉矣至春秋時實始有詩今其目乃皆爲唐又其甚者三監之地自康叔得國時已統於衛今其詩之在頃襄文武者乃復分而爲三曰邶鄘衛凡此數者猝而視之若有深意徐而考實證類正從民言之便熟者紀之耳本無他意也後世事有類此者中

國有事於北狄惟漢人爲力故中國已不爲漢而北虜猶指中國爲漢唐人用事於西故羌人至今以中國爲唐從其稱謂熟者言之古今人情不甚相遠也王黍離諸篇既徒詩而非樂不可以參之南雅頌故以詩合詩雜寘列國如冀州之在禹貢下同他州不必更加別異知於帝都之體無損也不獨此也木瓜美齊而列於衛猗嗟刺魯而繫諸齊召穆之民勞衛武賓之初筵不附其國而在二雅推此類具言之若事爲之說則不勝其說而卒不能歸一也今一言以蔽曰本其所得之地而

參貫其說俱無疑礙故知其爲通而可據也且夫子嘗自言述而不作六經惟春秋疑於作而夏五郭公亦因故不改乃至於詩特因其舊而去取焉其肯自己立程邪故因其所傳之樂而命之名本其所作之地而奠其列是所謂信以傳信也亦所謂述而不作也

詩論十五

或曰衛宏之言南也曰化自北而南也今二南之詩有江沱漢汝而無齊衛鄘晉則其以分地南北爲言不無據也曰十五國單出國名而周召獨綴南其下以漢人

義類自相參較則既不一律矣而謂其時化獨南被未能北及者意其當文王與紂之世也然而紂猶在上文王僅得以身受命而居西爲伯召公安得伯爵而稱之况又大統未集周雖有陝陝外未盡爲周周雖欲限陝而分治之召公亦於何地而施其督蒞邪又如甘棠所詠正是追詠遺德疑其尙在召公國燕之後於是時也周之德化既已純被天下無復此疆爾界矣騶虞麟趾蓋其推而放諸四海無不準者豈復限隔何地而曰某方某國甫有某詩則宏之卽周召分地而奠南北者非

篤論也周公居中王畿在焉故所得多后妃之詩召公在外地皆侯服則諸侯大夫士庶人皆有詩可采亦各隨其分地而紀繫其實宏乃因其及后妃也而指爲王者之化因其在侯服也而命爲諸侯之風然則王化所被亦何狹而不暢邪此皆不知南之爲樂故支離無宿耳

詩論十六

或曰古語曰周道闕而關雎作又曰康后晏朝關雎作戒使南而果樂也安得純爲文王之樂也曰從作詩者

學海類編 卷之二  
言之固可命以爲作從奏樂言之豈其不得謂之作乎  
關雎文王固已有之爲夫晏朝者之不能憲祖也遂取  
故樂奏之以申傲諷其曰作猶始作翕如之作則雖人  
更百世南更萬奏猶不失爲文樂也宏之序魚麗也固  
嘗枚數常棣列著文武內外之治是爲文武之詩矣至  
其正序常棣乃曰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夫文武  
之時安知管蔡失道而預作一詩以待之邪左氏所說  
蓋曰厲王恐鄭欲引狄以討除之其於閔牆外禦之義  
全與文武不類於是召穆公糾合周族歌文王所從燕

樂兄弟者以感動王其於常棣言作蓋振作之作而非  
著作之作且又弔二叔而封同姓者明言周公爲之而  
宏之於二義皆迷失其本遂謂閔管蔡而著此詩此其  
爲誤豈不重複可笑哉苟疑夫關雎作於康后而非文  
王之南其以常棣之作於召穆公者例而言之斯釋然  
矣

詩論十七

或曰子以徒詩不爲樂則籥章之於豳詩嘗并豳雅豳  
頌而比竹以籥矣則安得執爲徒詩也曰此不可臆度

學海類編  
也古來音韻節奏必皆自有律度如從今而讀雅頌等之具爲詩章焉孰適而當爲雅孰適而當爲頌也迺其在古必有的然不可汨亂者所謂雅頌各得其所者是也然則列國之詩其必自有徒詩而不堪入樂者不可強以意測也或曰頌則有美無刺可以被之管絃矣雅之辭且具譏怨親出其時而可明播無忌歟曰此不可一槩言也若其隱辭寓意雖陳古刺今者詩之樂之皆無害也至其斥言政乖民困不可於朝燕頌言則或時人私自調奏而朝廷不知亦不能絕也朝廷不知而國

史得之錄以示後以見下情壅於上聞而因爲世戒是或自爲一理也歟其可悉用常情而度古事哉

### 詩論十八

或曰季札所觀之詩其名若次皆與今同而獨無商魯二頌是魯雖有詩而不得其全豈得盡據札語而證定他詩邪曰此其所以古而可信也僖雖有頌未必敢與周頌並藏商頌雖賴周大師以存魯未必遂亟得之後經夫子鳩集刪次乃爲今詩則札之觀魯其不見宜也或曰詩序今與經文並置學宮如是說行獨奈何曰不

相悖也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崧高維嶽峻極于天周民其果無餘乎崧嶽其果極天乎而聖人存之不廢蓋不以其辭妨實理也詩而一語不附事實聖人且所不刪則序之發明於詩爲不少矣而又可廢乎記禮之書萬世通知漢儒所爲今其有理者亦偕古經列寘學宮則於詩序乎何議

余聞之先人詩必以三百篇爲準云漢魏之五言唐人  
之近體詩也乎哉余友徐昌穀孫太初輩奕奕騷壇嘗  
與訂古人之逸韻校時髦之聲律揮塵雌黃頤可解也  
及譚毛詩則訓詁外不能措一詞矣豈諸公智弗及歟  
非然也就六經而譚他經可理測而詩則不落理路他  
經可意會而詩則不涉意想三千在門獨許商賜可與  
言詩者以其各有悟門耳悟則如醉者之忽醒仆者之  
忽起而超然於學識象數之外故曰興於詩朱元晦盡  
去孔門序說而以意自爲之解盲人摸象豈不揣其一

學海類編  
端然而去象遠矣余讀詩不廢序說亦不純主序說會之以神逆之以志反之性情之微窺之美刺之表其求之而未得也若魚銜鉤若龍養珠一語在膺萬妄俱息及瞿然惺恍然得也言思莫及理解俱融不知我之爲古人古人之爲我也舉其所服膺者設爲或問以發之詩之精微心欲緣而慮忘口欲談而詞喪况形之副墨之迹乎余且睢睢欲化之矣吳人袁仁書

毛詩或問卷之上

明 吳人袁 仁良貴著

或問關雎序以爲后妃之德憂在進賢不淫其色衰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也朱傳以爲宮中之人以文王得太姒而咏之孰是曰序之來舊矣說者謂大序出于孔子而小序則子夏爲之朱元晦疑其多出于漢儒之筆而盡廢焉所謂漢儒者衛宏毛萇輩也豈淺淺者哉愚謂雖未必無漢儒之雜而去古未遠要皆有所本也如關雎之詩序以爲后妃之德而其

學海類編  
所謂淑女者毛鄭諸公皆指三夫人九嬪以下而言  
謂后妃思得淑女以配君子未得而憂憂賢女之在  
下也已得而樂樂賢女之同升也此其所以不傷不  
淫而爲風之首歟若謂文王思太姒則陋矣真所謂  
轉衣爲裳也

或問序稱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女  
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  
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朱子譏其淺拙如何曰朱  
子以其在父母家一句爲非也旣謂之本必係在家

時所習婦人謂嫁曰歸言告歸者正指其當嫁而言  
也惟其服之無斃故私服污而不潔惟其節儉故公  
衣澣而再服曷爲公衣澣而私服否耶正欲歸甯父  
母耳王者之本在知稼穡之艱難后妃之本在知衣  
服之締造內外各修其業而王道成矣

或問卷耳序以爲后妃思賢而朱謂后妃思文王如何  
曰后妃雖不與國政而輔佐君子求賢審官所以賢  
妃爲十亂之一言君子之行後外執勞苦內憂國政  
是我之所懷也故卷耳易采也傾筐易盈也乃置之

學海類編 卷之二 經義  
周行而悠然有深思焉崔嵬高岡僕馬皆病皆設言以寓其深思之意耳

或問福何以言履曰樛木后妃能逮下也樛木下垂而使葛藟得附喻后妃逮下而使羣妾同升履卽視履考祥之履言福在下也故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或問螽斯之義曰凡禽蟲羣處必相鬪害惟螽斯千百爲羣戢羽而不害是蟲之有和德者故比后妃之能容羣妾

或問桃夭華言室家實言家室葉言家人者何曰室家

夫婦相對之辭家室由外及內父子兄弟皆在焉家人則雖宗族上下皆可兼也猶桃華謝而實實殞而尙有葉耳故華言男女實言有子葉言蔭庇也

或問兔置曰墨子言文王舉閔天太顛于置罔之中而授之政西土悅服此詩蓋述其事也然則何與于后妃乎曰以爲文王之化眾人所知也以爲后妃之化眾人所不知也孰謂王化不基于衽席乎此序之所以爲善也

或問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如何曰

毛傳云芣苢宜懷妊故婦人采之此詩無形容譬喻之詞讀之自見其懽欣意味摹寫和平景象宛在目前

或問漢廣之詩首句不叶何也曰不可休息韓詩原作不可休思此字之悞也

或問汝墳何以見道化行曰未見君子而怒如調饑思而不怨也既見而幸其不我遐棄喜而不邪也魴魚頰尾以水淺而躍故勞而尾赤喻王澤竭而人困苦也王室雖如燬而周王父母之德則甚邇可以忘其

勞矣勉之以正如此非道化大行而婦人烏能若是乎

或問麟趾曰麟有趾而不蹄有額而不抵有角而不觸蓋仁獸也故以為比由趾而定而角自下而上也由公子公姓而公族自近而遠也趾在下故言子定在前故言姓角在末且盡也故言族關雎之應雖無麟而有麟春秋之作雖有麟而無麟

或問鵲巢曰鵲工于為巢喻人君之善于治國也鳩工于育子喻夫人之宜男也巢在此速鳩故言御巢在

彼非鳩所有也取而方之故言將盈則無虧缺矣故  
言成方卽地方之方以爲其所也

或問采繫何以爲不失職曰古者公侯親耕以供粢盛  
夫人親繫以供俎豆皆職也今沼沚而又于澗求之  
益廣矣僮僮而又祁祁容之益淑矣故陳止齋以家  
人之六二當之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無遂事其職  
惟在饋祀也

或問草蟲與周南之卷耳同乎曰不同卷耳乃后妃思  
賢草蟲乃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忡忡者心懸不下  
也故言降惓惓者憂之深也故言悅傷則痛悲則哀  
心氣不平矣故言夷惓惓深于忡忡傷悲又深于惓  
惓也未見則情彌深而不怨旣見則心彌暢而不淫  
此所以爲有禮歟

或問采蘋何以爲能循法度曰所薦之物所采之處所  
用之器所奠之地皆有常經所謂法度也然其要只  
在有齊季女蓋所薦不過常物所用不過常器所奠  
不過常儀而惟其人之能敬所以可貴也

或問甘棠美召伯也如何曰召伯之教明于南國當時

學海類編 卷之五  
所歷非一處所止亦不專在棠下詩人偶因其嘗止  
之木以起興耳初戒不可斬伐中則言不特不可斬  
伐但殘壞之亦不可終則言不特不可殘壞但低屈  
之亦不可憂之愈深護之愈至也按孔子曰吾于甘  
棠知宗廟之敬也當是南國之人追思召伯而祀之  
其廟有棠焉曰芟曰憩曰說皆謂神之所棲耳  
或問行露曰言女夙夜之行但畏多露耳非復往日之  
懼強暴也雀有味而無角鼠有齒而無牙無角而穿  
屋無牙而穿墉意味深長可以潛玩

或問羔羊何以見節儉正直曰西京雜記云五絲爲緝  
五緝爲升倍升爲織倍織爲紀倍紀爲總倍總爲緣  
然則純者以絲而縫猶在緝先也蓋制裘者始縫而  
絲微旣敝矣非絲大不足以固之也故自純至總自  
皮至縫儉之至也在公之寅畏可勉而能也退食而  
委蛇則其德可想矣夫羔也羣而不黨故卿以爲贄  
序以爲德如羔羊必有取也五純者合五羊之皮爲  
一裘其緝縫之處凡五也百里奚五羊之皮亦是一  
裘之具

或問殷其雷勸以義也如何曰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  
夫人憫其勞而勸以義文王之化深矣由陽而側而  
下雷之聲始于當陽中則在旁終則沈下况大夫之  
行役久而愈艱也由違而息而處始不敢暇中不敢  
止終不敢處久而愈亟也何斯人而違斯地念之深  
也而又曰莫敢或違知王事之當勤耳下曰息曰處  
皆承違字說去正見其不可暇逸所謂勸以義也振  
振君子既美其德而又再言歸哉不敢必其即歸也  
亦所謂義也

或問標有梅曰擊落之後尙有殘梅實之在木者惟七  
則其零落者多矣此婚姻之時也求我之庶士當擇  
吉日而行禮蓋六禮不備我不行也在者三則向之  
七又落其四矣故及今可以成婚言已必待聘而往  
也頃筐取之則盡落而無在木者婚姻之時不可失  
矣然亦須有媒妁之言故曰迨其謂之蓋時清世治  
婚姻得以及時非謂女欲婚之急也亦非謂女求男  
也

或問小星賤妾進御亦有序乎曰內則註云諸侯娶九

學海類編  
女姪娣兩日而御則三日也次兩媵則四日也次夫人專夜則五日也夫人御後之夜則次御者抱衾而往其後三夜御者因之不復抱也四夜既滿其來者又抱之而還以後夜夫人所專不須帳也所施帳者爲二人共侍于君也其御望前先卑望後先尊望前最賤妾抱帳往貴者抱之還望後貴者抱之往賤者抱之還古禮如此

或問江有汜曰媵遺而不怨嫡過而能悔上下之俱化也悔而處處而歌處卽出處之處君用之則出不用之則處是處乃獨處而無侶之意王風云條其嘯矣列女傳云倚柱而歎皆悲歎之聲歎既爲悲嘆則歌亦非樂也乃煩懣而歌古語云長短之哀過于慟哭信矣

或問野有死麕惡無禮也如何曰死麕死鹿非雉鳩之關關感悅吠雁非桃天之親迎然當亂世而能惡無禮則文王之化深矣商紂之時天下大亂淫風流行此詩述聞者惡之之辭言野有死麕猶以白茅包之恐爲物所污有女懷春而善良之士乃可誘之乎言

當以禮娶之也二節言樸櫛小木可以爲薪野有死  
鹿可以爲食猶有白茅純束而包裹之况有女如玉  
豈可誘乎三節述惡無禮者語淫奔之人汝宜脫脫  
然毋疾行以近我無感動我之佩巾無驚我之履其  
人相近未必使動其悅未必使使履吠但深惡而欲  
遠之所謂若將浼焉者也

或問平王舊說以平爲正如何曰毛鄭之意以盛王之  
化不欲指衰周之平王也然則齊侯又將誰訓乎按  
莊公十一年冬王姬歸于齊左傳齊侯來迎共姬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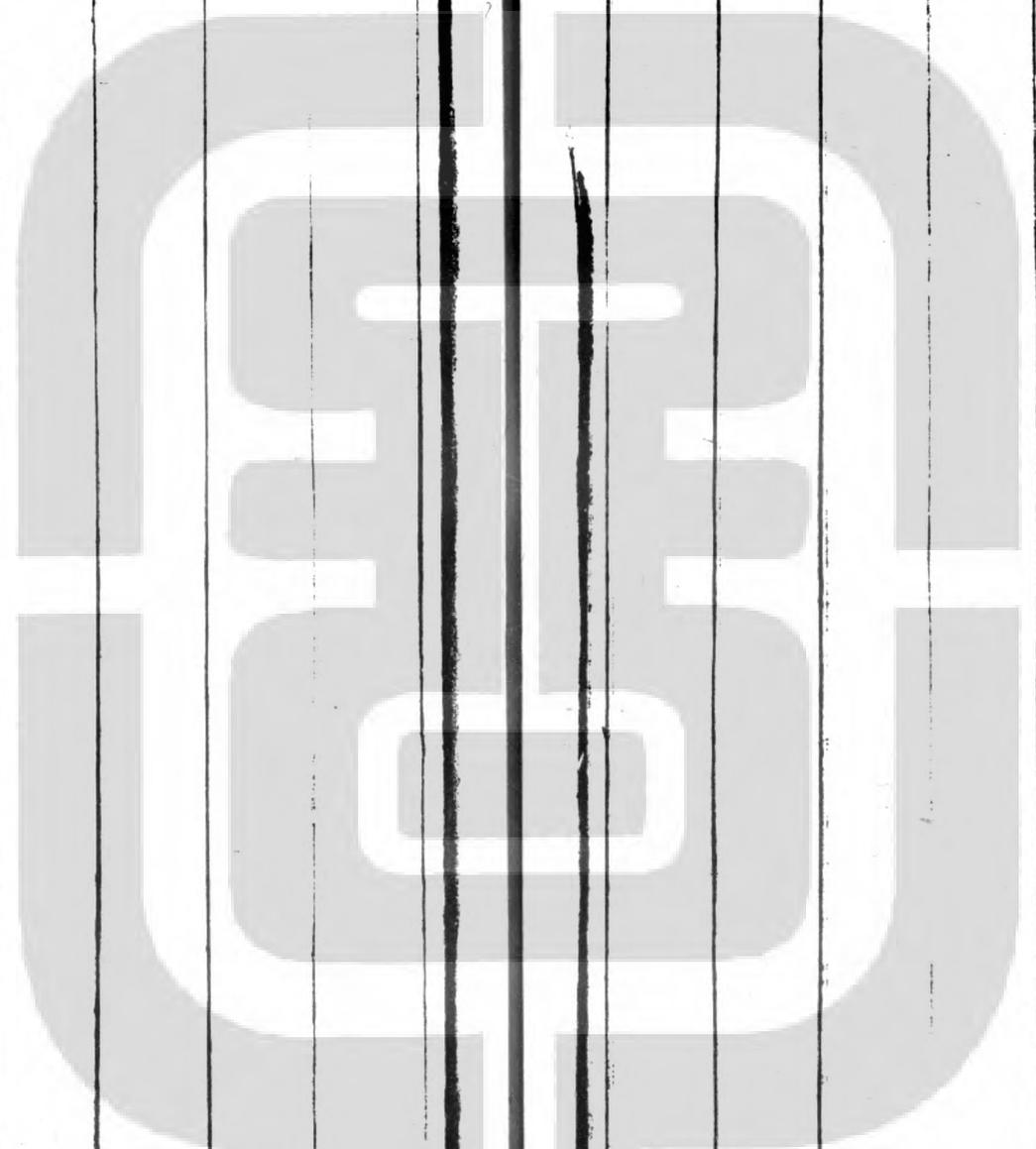
平王及襄公諸子事然則召南而係以平王之詩何  
也曰見關雎之化至衰世而猶行此聖人之微意也  
按麟趾序云關雎之化存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  
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可以爲此詩之證矣言  
何彼穠然而盛乎乃唐棣之華也與王姬車服之盛  
也車服雖盛而不驕貴故曰豈不肅敬雖和乎乃王  
姬之車也王姬不可見惟見其車故指車以言之桃  
李言女德之美見平王之孫不愧齊侯之子也絲緝  
言男道之正見齊侯之子不愧平王之孫也

或問騶虞或以爲獸或以爲人如何曰毛氏以騶虞爲義獸白虎黑文不食生物陸璣及山陰陸氏皆祖其說司馬封禪文囿騶虞于珍羣晉張華又謂騶虞具五采乘之日行千里今朱傳亦因之但考爾雅無此獸射義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蓋謂騶人虞人之官賈誼新書謂騶者天子之囿虞者司獸之官月令田獵七騶成駕易稱卽鹿無虞且以虞爲官舜時已然孟子亦稱招虞人故嚴氏詩緝亦以騶虞爲官然序說之來已久古時或真有此獸亦未可知此詩爲

鵲巢之應說作義獸其味更長葭生于水濱蓬生于陸地皆至秋而茂月令季秋天子乃教于田獵五豝五從言獸之多一發言矢之少仁不忍盡殺也和氣充塞庶類繁殖恩及禽獸之意皆在言外

或問柏舟序以爲仁人不遇而作朱以爲婦人之詩孰是曰味其語意皆非婦人之詩呂云婦人而思奮飛其何以訓乎孔叢子載孔子讀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其非婦人之詩明矣家語孔子誅少正卯語子貢曰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

矣故孟子引之以爲孔子之詩良非



詩總之皆臆說也責人則明而自恕則昏何歟

或問綠衣曰綠衣黃裏正色猶在內不過掩蔽而已綠衣黃裳則貴賤易位至于專治綠絲使絺綌而當淒寒之風則又甚焉惟追思古人省而自安此莊姜所以爲賢也

或問燕燕莊姜送歸妾也如何曰燕春社而來秋社而往故以爲喻初言羽之參差中言飛之頡頏三言音之下上咏之序也初別則泣涕如雨已別而佇立以泣旣去而思之不忘則實勞我心此三章見莊姜注

情于戴嬀四章則言其有塞淵淑慎之身而又以先君相勸則戴嬀之思念非徒情愛之私也以莊公之昏致滋弑逆而猶然勸思忠厚之至可以想其賢矣詩人之意多在言外但叙離別之情與莊姜之美竝無一字道及君弑國亡之慘而情緒固闡然矣

或問凱風曰衛人有夫死而以其七子不足恃思再嫁者七子悔罪自咎以感其母卒成守節之志詩人歌以美之此凱風所以錄也凡物春至則生惟棘堅材春暮始葉喻育養之艱難也初生則言心成材則言

薪皆賴凱風以生長之喻子之育于母也凡人之養物皆有迹而惟風之養物則太和噓拂入焉而不知鼓焉而潛化生育之最妙者也心天天而母劬勞言其育子之艱母聖善而無令人言其報母之淺三節勞苦與首節劬勞相應但劬勞在生育之初而勞苦在父沒之後傷其勞之無已也四節莫慰母心與二節我無令人相應睨睨毛傳謂好貌謂顏色之好也玩下載好其音而睨睨又作聲則重複矣以寒泉而有益于浚七子乃無益于母此以無情與有情也以

黃鳥而猶能悅人七子乃不能悅母此以無知與有知也

或問谷風曰此詩委曲舒徐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最宜深玩習習連續不斷之貌谷風谷中之風大風也未雨而陰既陰而雨狀無清明開霽之意喻其夫之昏惑也我黽勉與爾同心不宜有怒于我譬如葑菲常食之菜無以下體顏色之惡而并棄不采也德音謂平昔夫婦相期之好言切莫違此好言我當及爾同死蓋同家不難同心為難同生不難同死為難既黽

勉與爾同心當相期與爾同死此夫婦之至情也我本期與爾同死而爾棄我故行道遲遲有不忍去之意事已至此則與前日之心有違矣爾乃不遠送我至門而返此景此情荼之苦不若是烈也然猶念當安爾新昏如兄弟然不可如我之始合而中離也涇濁而渭清二水合流故濁然不曰渭以涇濁而曰涇以渭濁是濁反以清爲嫌矣小渚曰沚試觀止水則渭自湜湜然其清徹底矣今安爾新昏不以我爲潔矣魚梁與捕魚之笱皆我所以勤家者逝去也安

爾新昏母去我梁母開我笱閱視也此梁此笱我身且不得閱視而又何惜我後乎就其深矣章陳其往日治家勤勞之事言已隨事盡心如水深則或乘方桴或乘舟船水淺則或潛行而泳或浮水而游其於家事不計其有與亡惟黽勉以求之不但一家又周陸其鄉里凡民有喪則匍匐以救之我於爾家可謂盡心矣爾乃不以我能養反以我爲讎旣阻絕我之善雖勤勞而不見取如賈之莫售也育恐謂當生育而恐懼育鞠謂當生育而窮極也顛覆卽恐鞠之事

學海類編 卷之二  
及既生既育乃忘其恐鞠而比予于毒焉毒蟲螫手  
速與驅除比予于毒者惡而速去之也我有旨美之  
蓄菜以禦冬月之無至春蔬新美則不食矣今子安  
爾新昏亦但以我禦窮苦之時至富厚則棄我矣洸  
水自下起也潰水自內出也詒讀作貸莊子埃詒數  
日失魂魄也墜塗屋也書惟其塗暨茨是也言夫之  
暴怒有時如水之下起有時如水之內出既驚懼失  
魂魄而我且肄習之矣竟不念昔者締造艱難伊余  
來塗屋之時乎

或問簡兮何以思西方之美人也曰擇人以供萬舞當  
日中大明之時在上前易察之地而不知顧人之賢  
且有力如虎氣之壯也執轡如組藝之良也顏如渥  
丹貌之充也以斯人而仕爲伶官僅得其勞爵安得  
不思西周之盛王乎榛者樹下小木左思所謂果下  
成榛是也苓者細草二物雖生山隰一望青青難辨  
所在以喻西方美人遠不可見再言彼美人兮西方  
之人兮意最深長夫萬舞職在伶人非賢者所當爲  
也以錫爵惠及下賤非賢者所宜誇也於不可爲者

而爲之於其不可誇者而誇之賢者之心亦戚矣  
或問北門曰窶者窘也言不得舒展也殷殷憂之隱也  
窶且貧而曰終絕望之詞也非嘆祿薄也悲其道之  
難行也其出也乃國人矚目之地今莫知我艱則外  
不見亮于國人矣其入也乃家人懽聚之時今交徧  
謫我則內不見信于家人矣故呼天以自安而無所  
怨尤焉

或問柏舟莊姜自誓也如何曰舟在河中猶婦在夫家  
乃其常處也禮世子昧爽而朝亦櫛纒笄總拂髦蓋

髦乃子生之月剪髮爲之者也婦人寡處不宜容飾  
惟髦彼兩髦實惟我之儀節至下曰特則孤獨之操  
益明矣莊姜之守正也母之欲嫁非禮也然不斥母  
之非而但曰母乃天不能諒人尊母以天而不從其  
令謙己以人而不奪其志莊姜其賢矣哉

或問中冓云何曰舊註中冓之言謂宮中所冓成頑與  
夫人淫昏之語非中堂冓積材木也

或問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如何曰此詩只子之不淑  
一句是刺詞中間但述其象服之宜鬢髮之美眉目

之秀與如天帝之不可測而其淫亂之失隱然自見于言外所謂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足以戒者也如碩人惟述莊姜之美不言莊公不見答但中間有大夫夙退二語猗嗟惟述魯莊之美不言不能防閑其母但中間有展我甥兮一語三詩體同皆中間冷下一二語而首尾不露其旨此風人寓意之深也繼衿鄭氏訓繼爲去訓衿爲衿延蒸熱朱子訓爲束縛意皆非也按說文繼系也衿無色也蓋縐絺無色而展衣華采今以絺加展衣是以韜晦而無色如衣錦尙

綱之例耳

或問定之方中曰宮者總名室者宮內之室也作宮室而定中揆日言其得時之正而規畫之不苟也樹木者求用于十年之後言其規模之遠也六木或可供籩實或可充器用皆不言而獨舉琴者人君功成作樂言德可歌功可咏也升與降對望與觀對既升彼虛以領略其大勢復降觀于桑以細察其土宜人事已審然後稽之于卜而終然允藏也左傳記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工惠商敬教勸學授

才任能今零雨既零至稅于桑田獨舉勸農一事立國以農爲本也舉其本則其餘不言可知此詩人善敘事也馬不止駮以駮爲貴駮不止牝以牝而生獨駮牝而至于三千則其餘可知矣記稱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則詩言駮牝三千其意固不在馬也殆形容其阜成兆民之效乎然駮牝三千而又本之秉心塞淵惟其秉心誠實故事有實功惟其秉心淵深故事無淺效非知道者不能爲此言也

或問淇澳曰大學云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

威儀也所謂恂慄者戰戰兢兢制節謹度之謂所謂威儀者臨民以莊尊其瞻視之謂如金如錫喻其知柔知剛也如圭如璧喻其能圓能方也蓋金剛而錫柔璧圓而圭方登車而倚重較易于矜嚴者也武公則則寬綽其容權晏而至戲謔易生陵侮者也武公則以禮自檢此皆剛柔方圓之相濟也

或問伯兮何以爲刺時也曰桓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此役王爲主故不言刺衛而言刺時其曰爲王前驅意亦在王也問陳在衛之西南而曰自伯之

東者何也曰三國從王先至東周而後伐鄭故曰東其意以爲不但行後之久自初伐至周之時而我首已如飛蓬矣唐詩云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爲容猶有怨意此云豈無膏沐誰適爲容切而婉矣言首疾則不止飛蓬而已也言心瘁則又不止首疾而已也時漸久而思漸深矣

或問黍離憫宗周也如何曰宮室至尊之所宅宗廟先靈之所棲而今變爲黍稷焉觀彼黍與彼稷則此宮室此宗廟今何在也始見稷之苗旣見稷之穗終見

稷之實而黍惟言離離非稷變而黍不變也離離只是垂貌實之垂固可言離離而葉之垂穗之垂亦可言離離也昔箕子過殷故墟作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與此同意靡靡是披靡而不能進也此句是當時實事謂我心憂謂我何求皆承靡靡說去搖搖心不定也醉則昏而不醒矣噎則窒而不通矣不敢指斥其人而但呼蒼天告之曰致此顛覆者此何人哉亡國之恨悽然滿目矣

或問緇衣美武公也如何曰武公父子相繼爲王司徒

周人憂之故作此詩德稱其服故曰宜德服俱美故曰好德服俱大故曰蓆敝又改爲欲其服之常新也適子之館省其躬之常安也還子授粢冀其食之常飽也其憂之拳拳如此孔叢子載孔子云於緇衣見好賢之至禮記緇衣載孔子云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緇衣之詩繾綣殷勤可謂好之之至巷伯之詩欲取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則投有北有北不受則投有昊可謂惡之之至故曰惡惡如巷伯詩之美刺多矣獨舉二詩以其至者言之也

或問羔裘序以爲刺朝也遵大路序以爲思君子也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蘄兮狡童序皆以爲刺鄭忽也褰裳序以爲思見正也丰及東門之墀溱洧序皆以爲刺亂也風雨序以爲思君子也予矜序以爲刺學校廢也揚之水序以爲憫無臣也野有蔓草序以爲思遇時也未傳皆以爲淫奔之詩則所謂止乎禮義者何在乎而夫子又何爲錄之乎曰毛公之序詩與朱子之釋詩皆未得詩人之面命也而毛則舊矣其言雖不盡出于孔門而出于孔門者未必無也朱必欲

學海類編  
捐成說而任獨見焉亦幾乎無忌憚矣况如序說猶  
足以存禮義于衰亂昭賢達之憂勤乃改曰淫奔則  
誣詩人縱佚之情而悖夫子無邪之訓其失不細也  
昭公十六年晉韓起聘于鄭鄭六卿餞于郊宣子曰  
二三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蠶賦野有蔓草子  
產賦羔裘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  
同車子柳賦擗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按六卿所賦  
皆鄭風也若爲淫詩豈其歌于大國之使之前而宣  
子亦豈樂聽淫詩而謬贊之乎季札聘于魯叔孫穆

子使工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  
先亡乎夫季札所聽者古樂也而鄭風在焉則諸詩  
固雅音矣序說是也

或問曹氏嚴氏皆謂哀公以鷄鳴爲蒼蠅之聲然歟曰  
嚴氏云蠅必天將明乃飛而有聲雞未鳴之前無蠅  
聲也謂哀公悞認雞鳴爲蠅聲而不依舊說以此言  
詩亦固矣詩人借物寓意嘗有將無作有指實爲虛  
者何拘拘也畢竟舊說爲長古者太師奏雞鳴則君  
當起故言雞既鳴矣會集于朝者已盈滿矣然而實

非雞之鳴乃蒼蠅之聲也蓋賢妃心在警惕故聞其似者尚以爲真向使雞真鳴則畏懼又何如耶以蠅聲爲雞鳴疑于耳而不敢安也以月光爲東方明疑于目而不敢寢也心在夙興故見聞皆變此詩人善道賢妃心事處昧爽之際蚊蟲羣飛則觸于目薨薨有聲則感于耳而天真明矣非復曩時之疑似也與子同夢豈不甘乎但會于朝而向之盈且昌者今且散而歸矣論情則甘而論義則不可故曰無庶予子憎不曰同寢而曰同夢寢則有夢夢則迷惑而反常

謂甘與子同迷惑也予子猶言吾子憂之之詞也秦風婦憂其夫稱予美大雅商人憂武王稱予侯皆此類也

或問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折柳樊圃其義云何曰柳者賤木今植于樊籬之內各有主矣雖令狂夫往折猶必瞿瞿四顧畏遭訶責豈挈壺氏之司時者顧不辨晨昏之限而不失之早則失之暮乎然非挈壺氏之罪也所以使之至此者誰歟不明爲指摘而諷誠獨深一唱三嘆有餘音矣

或問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之者非其道也如何曰田者須深耕易耨力到而禾成若無功力而佃大田則荒矣驕者傲而相凌驕而又驕則莠之凌苗者多矣桀者秀而特出桀而又桀則莠之勝苗者眾矣猶不修德而求諸侯諸侯必不至徒使勞心怵怵怛怛耳候人傳云婉少貌變好貌此合婉變釋之故曰少好貌總角總其髮以爲兩角也卬言兩角如卬字之形此言童子幼時也突韻書謂犬從宀暫出釋文曰卒

相見謂之突士冠禮士有三加冠初加緇布冠次加皮弁三加爵弁此曰突而弁則不特加冠而且加弁有成人之道矣舊謂自童而冠循序而勢有必至玩未幾見及突而弁似譏其躐等也言此總角之童曾未幾見而忽然戴弁况襄公之不安分而躁求也

或問盧令刺荒也其詞竝不譏諷而但稱美何耶曰此所謂陳古以風也近世詞人知此義者鮮矣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而刺之直指陳其惡而但曰古之田獵有盧犬令令然可愛也非愛犬也

學海類編 卷之三  
亦以其人有美德而且有仁恩也古之田獵者若而人今之田獵者若而人田犬猶古也其人則非矣詞雖指古人而意則評襄公愁苦之情見于言外按說文令作獐獐者健也盧重鉤者大銷也

或問葛屨刺褊也如何曰唐地陜隘其民急于趨利葛屨夏所用也乃謂其可以履霜是以禦暑之具而禦寒矣女手織織可珍也乃謂其可以縫裳是以未成婦之人而治男人下體之服矣要卽裳之腰也褊卽裳之領也好人猶言君子旣治其腰又治其領而使

尊貴者服之此皆設言以喻其趨利之急非實有葛屨縫裳事也此裳固好人服之矣而好人則何如哉其容止則提提然而安詳其辭讓則遜順而左辟又以象骨爲搔首之掃而佩之其威儀服飾之美無可譏者獨其中心之褊急爲可刺耳由其君之儉嗇褊急故其民皆機巧趨利不欲斥言其君而但泛言好人厚之至也糾三合繩繞纏之意

或問伐檀刺貪也如何曰刺貪之意全在不稼穡而取禾不狩獵而得獸若依朱傳以此四句爲伐檀者之

志則無貪可刺矣

或問蟋蟀刺晉僖公也何以知其儉不中禮也曰至于歲莫而猶不樂則生人之美滅矣是可以爲樂也先言歲聿其莫而次言今我不樂是禮所當樂也先言今我不樂而次言無已太康是樂不可過也既曰無已太康而又曰職思其居是以盡職爲樂也既曰職思其居而又曰好樂無荒是以無荒爲樂猶以無逸爲逸也既曰好樂無荒而又曰良士瞿瞿此戰兢惕勵之心法也初言思其所居則職分內之事無不入

其念慮矣至於在外之事有非念慮所及者亦不可不慮也故曰職思其外唐譜云外如耕也餒在其中之意內外皆思矣而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故憂患之來又當思之蓋興利當先慮其害造福當先慮其禍行樂當先思其憂此自然之理也惟瞿瞿然顧畏故能蹶蹶然勤勞惟顧畏而勤勞故事事有備而休休然安閒也

或問山有樞刺晉昭公也如何曰昭公不能修道正國是時桓叔有伐晉之謀而昭公不悟國人難察察言

之故但言山則有樞隰則有楡不待外求猶國之有衣裳車馬也今昭公有衣裳而不曳婁之以適體有車馬而不馳驅之以快意雖生宛然死矣他人將取之以愉樂矣此非勸昭公爲樂也深惜此車馬衣裳將爲他人所有將以喚醒昭公使之覺悟託言何以不曳婁馳驅耳昭公若會其言外之意必惕然驚凜然懼而汲汲然防患之不遑矣何暇曳衣裳驅車馬事鐘鼓酒食以爲樂乎初曰愉愉取之以爲樂也繼曰保則據而有之矣三曰入室則他人且爲主矣且

以喜樂且以永日作一句讀謂以喜樂而永日也詩云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白駒云以永今朝皆此意也

或問綢繆刺亂也奈何曰國亂則婚姻不能以時不敢訟言亂政而但就婚姻言之風人之義然也二十八宿半隱半見故以始見東方爲在天毛以秋冬爲昏時則三星爲參十月始見東方正昏之時也鄭以嫁娶用仲春則三星爲心三月心星見時已晚矣宜從毛大意言薪析而散于地必用物以綢繆之乃得合

而成束男女異姓亦必用禮以綢繆之乃得合而成  
昏三星已在天矣時可昏矣今夕是何夕而得見此  
良人乎良人夫也國亂民散不能備禮故又嘆此女  
子當如此良人何言未得嫁也處亂世而必待禮之  
綢繆終不肯苟合斯其所以爲唐風也一章言此良  
人則子兮子兮指女子二章言見此邂逅邂逅不期  
而遇也則子兮子兮兩指男女三章云見此粲者則  
子兮子兮指男子三星在天乃始見東方十月也三  
星在隅乃東南隅十一月也在戶乃正南孟春

之月也

或問王事靡盬之義曰言王事不可不堅固也煮海而  
成者爲鹽曬而成者爲鹽盬漬物味苦而易敗故以  
不堅固爲盬盬則不如鹽之堅固矣而王事非盬也  
豈可不盡力圖之而聽其不堅固乎

或問葛生舊說以予美亡此爲死于此朱傳謂從役于  
外而不在是孰得曰序謂獻公好攻戰國人多喪故  
以亡爲死朱子反序說故以爲從役于外然觀百歲  
之後二語是言今不得見死而相見也序說爲長但

此字不必指葛生。藪蔓之地言葛生則蒙于楚矣。有物可托也。藪則蔓于野矣。有地可依也。今我所美之人而乃死于是乎。我不能如葛與藪之有所依托而。今當獨處矣。此獨處也。誰之所與哉。故曰誰與獨處。言外有無窮之意。始曰獨處。猶言獨居。統晝夜而言也。繼曰獨息。卽向晦入晏息之息。稍重夜矣。三曰獨旦。則自夜而至天明矣。此情此恨。惟夏之日冬之夜。爲難挨。相期百歲之後會之于墓。而悽愴深矣。或問采苓刺晉獻公也。果否。曰獻公內有驪姬。外有二

五殺太子。逐重耳。夷吾卒亂。晉國聽讒之效。史有明徵。朱傳不信而削之過矣。苓小草。苓生下濕。苦葑。二菜亦生園圃。皆非山中所產。喻讒言之無實也。

或問秦風曰。秦者岐豐鎬之地。文武成康所造之邦也。孝王始命非子爲附庸于汧渭之間。號曰秦嬴。及犬戎弑幽王。秦襄公力戰勤王。平王德之。及東遷。乃以岐豐之地畀秦。始務耕戰。而廢禮樂。遂變先王之舊俗。故車鄰駟驥。小戎胥有。尙力之意。兼葑則傷其未用。周禮終南則美其能取。周地黃鳥之哀。三良晨風

學海類編  
之棄賢臣無衣之好攻戰渭陽之念母權輿之忘舊  
皆刺其廢禮義而尙勇力也然居文武成康之舊地  
因文武成康之遺民其發于詩者有事君親上之義  
有趨事赴功之勇故季札聽其樂曰是謂能夏能夏  
始大其將有中國矣

或問未見君子寺人之令曰此美之中有刺焉史記年  
表書穆公學于宁人宁人守門之人卽寺人也古帝  
王學于有道者而穆公乃學于寺人始皇胡亥以刑  
餘爲周召此蓋基之矣由是而景監得以薦商鞅趙

高得以殺扶蘇秦終亡于寺人之手聖人錄此若預  
見其禍者故嚴氏曰秦興而帝王之影響盡矣車鄰  
其濫觴也

或問蒹葭之伊人鄭氏謂知周禮之人陳氏嚴氏謂指  
襄公朱子以爲不知何所指孰是曰鄭說爲長葭待  
霜而後成猶民待禮而後治秦處周邦遺教未泯襄  
公未習周禮國人未服然欲行周禮必求賢人故以  
伊人爲知周禮之賢人也逆流求之旣遠而難至順  
流求之又宛在水中央終不可得親也

或問權輿之夏屋何物也曰夏卽禹貢羽畎夏翟之夏  
謂五色也蓋用夏采飭巾冪以靜尊俎也周禮染人  
之職秋染夏鄭氏謂染夏者染五色也巾車氏孤乘  
夏篆卿乘夏縵亦謂帷設五采又童子之幘無屋夏  
屋施于賓筵辟蠅穢也國語云出其事彝陳其鼎俎  
靜其中冪是已如此看方與下每食無餘相應舊說  
皆非

或問宛丘刺幽公也如何曰幽公遊蕩無度而國人刺  
之不敢斥言其君故但曰子子者大夫之稱也湯蕩  
古通用而汝也望責望也言子遊蕩于宛丘之上信  
有好樂之情矣汝無責望之也言無望乃所以深望  
之耳不言其淫荒之狀而但言冬夏常值其出遊其  
諷切之者至矣

或問東門之枌差字原字駸字之訓曰玩下穀旦于逝  
則差亦是出往之義禮記云御者差沐註淅飯米取  
其滓爲沐是差者淅也孟子接淅而行淅乃濕米也  
欲遊之急不及炊以淅而往也舊註皆訓爲擇文理  
不順毛鄭以原爲陳大夫不若歐陽氏以爲南方原

野其說簡徑越以醜邁毛傳醜數也言頻數出遊不一而足也鄭箋乃謂醜爲總朱傳後訓醜爲眾皆非也

或問衡門誘僖公也如何曰衡門尙可以棲遲泌水尙可以樂饑豈以國君而不可爲善乎又言食魚豈必魴鯉娶妻豈必齊宋苟肯任人皆足興邦不必皆聖賢也朱子謂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詞則粗淺矣或問東門之池刺時也如何曰因其君之好色而思得賢女以輔之蓋淫昏不可告語外此無策矣

或問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如何曰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也檜君乃服之以遊燕錦衣狐裘諸侯朝天子之服也檜君乃服之以聽其國之朝此其失不獨在裘也恣倦勤之心紊上下之分其言外之刺深矣去國而不忘君故言我豈不爾思乎實思之而勞心叨叨也次曰狐裘在堂則出而視朝者又退而在寢終曰日出有曜則惟見其遨遊而不復臨民矣

或問隰有萋楚樂子之無知朱子以爲不如草木之無知可從否曰因上言萋楚而以無知屬草木似矣然

則無家無室亦屬草木乎生意沃沃此所謂赤子之心也追思檜君未有知識未有室家之時李氏曰樂記知誘于外註知猶欲也然則男以女爲室女以男爲家總喻欲耳

或問蜉蝣之掘闕朱子以爲未詳何也曰闕古穴字管子所謂掘得玉是已蓋飛蟻掘穴而出千百爲羣如飛雪然久之翼脫以死故曰朝生暮死此以蜉蝣喻國祚之不長也

或問豳詩何不爲雅而爲風又何不爲正風而爲變風之末也曰豳係周公之詩遭變而作故爲變風其居末也蓋尊之也何也豳居風雅之中風之所爲終而雅之所爲始也言變之可正也反之于周公而後至于鹿鳴言周之所以盛者由周公也

或問七月陳王業也如何曰后稷公劉居豳此周家王業之基也故周公陳先公所以教民足衣食者首章其總綱餘皆廣而成之也首章前六句言寒之須衣故二章三章四章皆說備衣之事而五章則言其入室禦寒也首章下五句言飢之須食故六章七章皆

言備食之事而未言乘屋也末章言祭祀祝頌之事所以終首章之意也論衣則舉須衣之時而引物記候論食則不言須食之時而亦不記候以衣必寒時所須食則無時可闕也卒章說鄉飲之禮獨言九月肅霜者鄉飲之禮必須其時若其餘飲食則不得記時也絲麻布帛衣之正皮裘則其助也黍稷禾稼食之正鬱奠葵棗則其助也言衣而必及寒向墀戶言食而必及索綯乘屋衣食之外居其最急也四章之末說纘武卒章之末說藏冰非衣食之事而言之者

廣述先公之治教也備衣而言殆及公子同歸又曰爲公子裳爲公子裘據公羊傳諸侯之女稱公子則公子男女皆可稱蓋豳民不獨自惜其無衣而尤供公家之衣也備食而以棗稻介眉壽以瓜苴食農夫豳民不獨足食而優老養壯各有禮焉至末章而獻羔祭韭稱觥祝壽則農桑之事畢而燕饗之禮行先王爲治規模可識矣紀月當用周正周七月夏五月也流火乃日永星火之火此詩以豫爲主故當流火之時而卽爲授衣之計餘皆然

或問鴟鴞曰一章言罹其變也二章言圖之豫也三章言作之勤也四章言戀之深也忠而勤憂而切其鴟鴞乎

或問東山勿士行枚解者以枚爲銜枚之枚是乎曰非也程子曰枚歷也勿事行伍經歷言當歸也問熠燿宵行舊說以熠燿爲螢朱子以宵行爲蟲孰是曰皆非也熠燿當爲燐燐乃野火非螢也問鶴鳴于垤曰此一語而兼二事也蟻知將雨故封其穴而爲垤鶴知將雨故企于垤而長鳴非謂鶴食蟻也問有敦瓜涉故懸栗薪之上以乾之

或問破斧錡鉢是何物也曰錡者釜類事見采蘋鉢亦錡之別名變文以叶韻耳斧所以析薪錡鉢所以炊食皆行旅所需者今以久役于東遂破缺矣舊謂錡爲鑿屬鉢爲木屬誤

毛詩或問卷之下

明 吳人袁 仁良貴著

或問雅之正變如何曰自鹿鳴至菁菁者莪小雅之正也自文王至卷阿大雅之正也六月以後小雅之變也民勞以後大雅之變也按小雅大雅皆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自平王東遷則雅亡而春秋作矣故二雅正有文武成變有厲幽宣六王皆居豐鎬自六月至無羊宣王之變小雅也自節南山至何草不黃幽王之變小雅也自民勞至桑柔厲王之變大雅

學海類編  
也自雲漢至常武宣王之變大雅也瞻卬及召閔幽王之變大雅也

或問鹿鳴燕羣臣嘉賓也忠臣嘉賓豈爲幣帛之厚而後盡其心邪曰承筐者非在幣帛也藉是以將吾敬也鼓瑟吹笙而和不盡於絲竹承筐是將而意不盡於玉帛此人之所以好我也興以鹿鳴者何曰鹿得草則呼其類以共食之故以興君之宴下也旣言鼓瑟吹笙而又言吹笙鼓簧何曰瑟則鼓之而已吹笙之時又鼓動其笙中之簧由外而動內以氣而鼓聲

和豫之意樂告之情皆在言外周行云何曰統御臣民之大道也禮有養老乞言鹿鳴之詩其乞言乎德音云何曰示我周行卽德音也由衷而言則言卽爲德實踐而言則言皆爲德矣何以爲孔昭曰不獨啓一人之蒙而聞者皆朗然明暢也視民不怵者何曰凡不以善言教民者皆薄視其民者也則傲云何曰有道者不矜飾于言詞動靜威儀孰非至德故君子不徒聽其言而已也於是而法之以爲準於是而傲之以爲行飲食燕會之間有觀摩浸灌之益可以知

鹿鳴之旨矣何爲其和樂且湛也曰彼好我而示以德音我敬彼而是則是倣此和樂之所由生也有序乎曰始而好我示我周行是相愛而樂告也旣而式燕以敖則從容款洽而默觀顯示之益不徒在于言矣終而燕樂嘉賓之心則不徒禮貌之相娛口體之相奉而以心悅心又在德容之外矣

或問四牡勞使臣之來也舊說文王述其在途之情而設爲使臣自道之詞然乎曰非也直文王作歌以勞使臣耳我心文王自謂也憫其勞苦始而傷終而悲

也我心傷悲者示其憫下之情不遑啓處者述其賢賢之苦是用作歌亦文王自謂也言我爲是之故特作歌勞汝汝可將我此歌告母也母之恩愛偏多而於子之出也懸望尤切故上言將父將母而此獨言母不及將父者父母雖同而情之所鍾父猶可解母須曉告使之釋然也

或問君遣使臣而以皇華起興何也曰使臣之出也常欲其光於四方不辱君命故言煌煌者草木之華也于彼廣平之原下濕之隰而煜然有光矣亦欲使臣

學海類編 卷之三  
將君命爲國光華于外耳每懷靡及者望道未見之心諮謀度詢者好問好察之事凡此皆求盡其職而不辱君命也將父將母其義若何將有三解將者奉也詩百兩將之是也又將順也相如傳補過將美是也又將從也郊祀歌九夷賓將是也三解皆通而養不與焉

或問棠棣鄂不韡韡云何曰鄂者跗中之華不者承華之跗也棠棣一苞數萼故以興兄弟之同胞原隰哀矣云何曰原隰謂兄弟之所葬也哀與漢書坏土之

坏同謂聚土而爲墓也凡人之情生則慕死則已焉懷兄弟之情死喪尤亟故葬于野則相求而匡襄顧恤有不能自己者矣况蒸之義若何曰况情也蒸眾也朱以爲發語詞者謬也

或問晏朋友故舊而三言伐木何也曰淮南子道應訓章翟煎對梁惠王曰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前後相應故以興朋友也出自幽谷者何曰谷者沮洳鍾水之處山泉之所衝也鳥鳴嚶嚶卽倉庚也羅願云倉庚黃鳥冬蟄谿谷田野之中以泥土自裹至

春毛羽復生奮垢而出李子田云黃鸝秋蟄則以泥沙自裹入深潭中至春則出故曰出自幽谷和平云何曰和以情言無乖爭也平以性言無阿比也以諸父諸舅兄弟爲友者何曰此古者師友重德之義而忘尊卑親疏之勢也於父舅言豜牡八簋灑掃於兄弟言潛酌鼓舞云何曰父舅尊其禮嚴而隆兄弟卑其情樂而暢按文可觀矣

或問天保獲福之言何其繁也曰前三章言天之福吾君而山阜岡陵及川之喻所以終上兩章之意也後

三章言神之福吾君而日月南山松柏之喻所以終四章五章之意也人臣愛君之心無已又何嫌其繁乎單厚者何曰古文單與殫通禮記歲既單矣郊特牲云祀事單出里疏云盡出助祭也莊子單千金之家皆訓爲盡厚厚德也德者福之本故將言獲福而先言單厚除字舊訓爲消受固未安朱子訓爲除舊生新然則福之舊者果可除乎曰皆非也除者授也卽除官之除馘穀無不宜何也曰馘穀盡善也卽單厚之意宜民宜人宜君宜王宜兄宜弟無所不宜言

其德之懋也惟日不足何也曰滿招損謙受益福祿雖盛而不自止足心之虛也吉言諏曰擇士之善蠲言齋戒滌濯之潔饴言酒食然乎曰於義則通於實則否吉只是善蠲只是潔儀禮有饴爨註炊黍稷曰饴言善潔以炊黍稷也以莫不興以莫不增奈何曰以莫不興貫下山阜岡陵言其積小以高大也以莫不增承上川之方至言其由少而增多也言神而必及民者何曰民者神天之主也君而求福須自民始世每自質而趨文民貴由今而返古故民以質樸爲美大道至平日用飲食之外別無元妙隨常受用機智俱忘此醇厚之俗也無不爾或承何也曰此句總承一節日月則承其照臨南山則承其靜定松柏則承其蔭庇也

或問采薇出車杖杜三詩略同曰采薇是遣之之始預道其勞苦而因以勉之出車以勞還杖杜以勤歸則皆述其已事之勞而慰之耳讀采薇出車杖杜之詩則知周之所以興讀漸漸之石苕之華何草不黃之詩則知周之所以衰

或問嘉魚朱傳謂鯉質鱒鯽肌然乎曰埤雅嘉魚鱒鱗  
肌肉甚美謂其鯉之質鱒之鱗而肌肉甚美也今乃  
以鱗爲鯽而以肌屬上疏謬極矣元晦作詩傳自謂  
無遺恨而此等細處已多淆訛其可恨可勝道哉

或問南山有臺章章起興有說乎曰臺萊多根以興基  
桑楊遠觀以興光杞李庇人養人以興父母栲杻高  
密以興茂枸諛長久以興後各有攸當也其義云何  
曰輔慶源云後二章言遐不眉壽遐不黃耇與首章  
次章萬壽無疆相應萬壽無疆者望之之詞遐不眉

壽遐不黃耇者必之之詞也德音是茂言不但不已  
而已而又愈益茂盛也保艾爾後則不但爲今日計  
而可願安養其後世之子孫也人君得賢則基圖鞏  
固故曰邦家之基有光華故曰邦家之光愛利及民  
故曰民之父母燕及後世故曰保艾爾後

或問蓼蕭之譽處曰譽處猶言游處左傳韓宣子之譽  
嘉樹訓譽爲游是也非聲譽之謂

或問車攻甫草朱子以爲甫田如何曰非也古甫與圃  
通鄭有甫草十藪作鄭有圃草其證最明國語曰國

有郊牧疆有寓望藪有圃草圃有林池是已

或問鶴鳴序及諸說皆以爲求賢而朱傳反之以爲陳善納誨之詞孰得曰鄭箋謂教周宣王求賢人之未任者後漢楊震疏云令野無鶴鳴之嘆朝無小明之悔楊賜傳速徵鶴鳴之士鶴鳴爲求賢其說已久必有所本韓詩云九皋九折之澤聲聞于野言身隱而名彰至聲聞于天則益彰矣初言魚潛在淵或在於渚淵深而渚淺言魚潛深處或游淺處喻賢人之無定蹤也次曰魚在于渚或潛在淵由淺而入深也檀

美材也檀之下有落葉毋以落葉而棄美材檀之下有惡木毋以惡木而棄佳木擇猶檀所自落喻賢人之逸行猶放言自廢之類穀則他木喻小人之蔽君子也

或問白駒大夫刺宣王也如何曰一章欲求一朝以道遙二章欲求一夕以爲嘉客增重我也三章欲其爲公爲侯以用之也卒章言賢者晦迹空谷不復可見止望其寄聲耳極拳拳思慕之詞刺時之不能用也杜詩與奴白飯馬青芻亦以青芻啖馬爲畱客唐人

詩官清馬骨高山谷詩貧馬百贅逢一豆皆因馬以見人也贅音閑牛馬食餘草節也

或問無羊宣王考牧也如何曰一章言牛羊之盛羊之敗羣在觸但言其角之和而羊備矣牛病則耳乾但言耳之濕而牛備矣二章言其所以盛也降阿飲池寢安訛動物之適其性也簞笠以禦暑雨餼糧以備飲食人之勤于事也三十維物降者飲者寢者訛者物各三十而爾牲具矣三章言芻牧之相習薪蒸以供爨雌雄以備食見牧人不特勤于事又有餘力以

及乎他也有堅強之力無虧崩之患見牛羊不特順其性又無疾病以致其損也麾肱畢升見物知人意而無事于追逐也四章言牧事之詳宣王承饑饉離散之後所願者年豐而民庶也故就牧事上設夢以爲富庶之徵以國之禎祥而驗于牧人之夢徵貴於賤也欸魚旂旛知大于小也

或問正月天天是椽云何曰此天天之悞也蔡邕釋誨云利端始萌害漸亦牙速速方穀天天亦加欲豐其屋乃鄙其家據此則以天天爲天天也邕去古未遠

學海類編 卷之九 經義  
或得其真按天天者少好之貌謂貧民饑困不能育其天天之子以致椽喪之而不能牧也

或問小弁惟桑與梓必恭敬止何也曰言桑梓人賴其用故養而成之莫肯殘毀寓恭敬之道况父子相與豈特如人之親桑梓哉今乃以父母之邦稱桑梓者非也

或問四月先祖匪人何也曰當亂世而謗先祖爲匪人豈理也哉大意言人或私邪神必正直我先神也非人也胡甯忍我乎或言先祖不以我爲人亦通

或問大田有滄萋萋興雨祁祁何也曰按呂覽引詩云有唵淒淒興雲祁祁漢食貨志引詩興雲祁祁雨我公田漢無極山碑文亦云乃知漢以前皆作興雲後悞作雨耳蓋雨宜言降不宜言興韓奕云諸娣從之祁祁如雲則祁祁興雲無疑

或問賓之初筵序以爲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褻近小人飲酒無度上下化之武公既入而作是詩朱子以爲飲酒悔過者何曰大侯既抗乃天子大射之禮而蒸衍烈祖又非諸侯得祭也若專爲武公之詩卽當列

于衛風淇澳之間不可入雅以干天子之分矣  
或問魚藻之興有義乎曰興以頌首言王能爲天下元  
首與物同春而樂也興以莘尾言王能爲後世垂法  
與道同久而樂也興以依蒲言魚依于蒲則釣餌不  
能施綸竿不能及可謂益安矣王而那居則仰得天  
命之養俯得人心之從此所以爲安也

或問天子葵之說者以葵爲揆二字古不通用奈何曰  
葵開向日有奉君之象天子以之爲葵取其忠也王  
維詩云山中習靜觀朝槿松下清齋折露葵槿朝榮

暮落當朝時而觀之則世上浮華頃刻事耳况方習  
靜又在山中尙何榮華之慕乎葵開向日當露時而  
折之則不及傾心于日而有懷莫遂矣况我清齋又  
在松下尙何面君之想乎以葵喻忠古詩多有之不  
能悉也

或問頰弁曰按說文規字作頰蓋弁形圓如規也今以  
頰爲弁貌則誤矣蔦者何物曰蔦呂覽註引作葛蓋  
蘿葛皆蔓延之物故云施于松柏毛以蔦爲寄生朱  
因之考之爾雅釋草不載兼松柏無寄生之草亦不

得言施也必誤無疑

或問綢直如髮鄭箋謂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髮之本  
來無隆殺也朱子以爲未詳何也曰鄭說本毛傳似  
亦可從解頤新語云其首飾綢直一如髮之本然謂  
不用髮髻爲高髻之類

或問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如何曰一章二章言地  
理之難也三章言天時之艱也而人事之難則因以  
見焉初曰不遑朝則居艱難之地而猶有思君之情  
尙可說也至不皇出不皇他其苦極矣有豕白躡者

何曰豕性負塗其躡雖白常爲泥汚今以久雨之故  
道多流潦豕往涉而濯滌故見白躡埤雅云馬喜風  
豕喜雨故天將雨則豕進涉波

或問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朱子盡棄序說可從乎曰  
文王在上序以爲在民上也朱以爲文王旣没而其  
神在上然則其命維新豈亦在文王旣没時乎文王  
在民上而美哉盛德顯明于天蓋高明者天之體而  
文王之德與天爲一故於昭于天是以后稷之舊封  
而今受新命爲天子矣惟於昭于天此有周之所以

學海類編 卷之三 經義  
顯也惟舊邦新命此帝命之所以時也陟降鄭謂升  
接天下接民在帝左右者文王之心昭昭對越常若  
在帝之左右也朱子謂文王沒而其神在天子孫蒙  
其福澤則後世窈冥之說矣亶亶亦非勉強之謂文  
王至聖德修罔覺何待勉強乃純亦不已之意也蓋  
亶亶德之不已也由德而起令聞則不已之彰施矣  
哉始也位諸侯也於是上帝敷錫而始侯此文王之  
孫子而文王之孫子有本宗焉有支庶焉本宗則百  
世爲天子支庶則百世爲諸侯此傳祚之不已也載

字與新字相應不特此也凡周之士咸有不顯之德  
而亦世享其休焉此福祿及人之無已也至周士得  
祿祿永而文王之亶亶者盛矣故下又抽出周士言  
之周士以德而傳祿于後則云不顯亦世後人以位  
而繼德于前則云世之不顯世有此不顯之德矣其  
猶翼翼然敬焉我思美矣之多士生此王國天佑命  
于周而生則曰生此王國周有教育而生則曰王國  
克生此維周之楨幹矣多士本由文王德致而後生  
而文王又待多士以爲安焉牆非楨無以成國非士

無以立其理一也緝熙二字毛傳只解作光明鄭亦  
以爲光明之德朱子始分緝爲續熙爲明至誠無息  
豈有接續之端陋矣釋詁云穆穆美也釋訓云穆穆  
敬也朱子以爲深遠之意此詩曰於昭曰顯曰緝熙  
與深遠無干當作敬看敬止大學引之以釋文王之  
止則止非語辭自其受封于周而各服乃事則曰侯  
于周服自其爲侯而服役于周則曰侯服于周將非  
行也裸將二字連讀周禮少宰凡祭祀贊王裸將註  
云酌鬱鬯以獻尸也乃祭之始灌地降神亦不可言

酌而送之也夫以殷士服殷之服而助祭于周最可  
念也故呼王之蓋臣而告之使念文王之德焉聿遂  
也德在我命在天相對而無歉始爲配命遏止也畫  
而不進之意義毛鄭皆謂以義理問老成人也朱始  
改問爲聞而意反淺矣無聲無臭其義最精文王動  
與天合則所謂儀刑者迺自聲臭所不及處而觀法  
之也萬邦作孚信文王之天德也

或問大明曰一章總言有德能代商也二章言文王之  
所以生三章言文王明德受命也四章五章六章言

武王之所以生七章八章言武王之明德受命也是  
皆所謂明明在下赫赫在上耳維予侯興謂惟我以  
諸侯而興耳侯興則天子亡此意不言自見今以侯  
爲維則與上維字重疊不成句矣

或問縣築宮室不言朝廷者何曰言皋門應門則朝廷  
在其中矣但言門而門內之朝廷不言自見此詩人  
之善序事也

或問棫樸曰言文王能官人也一章總言得賢在左右  
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二章言得人以奉祭三章

言得人以詰戎四章言作人之本在文王五章言作  
人之效也夫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遐不作人故能  
綱紀四方追琢金玉故能綱紀四方也

或問旱麓言干祿何也曰首章干祿與末章求福相應  
豈弟者德盛仁熟和順充積之謂也干祿而曰豈弟  
則干卽無干矣回邪也求福者得亦有命失亦有命  
若萌一毫覬覦之心卽邪矣求福而曰不回則無求  
之求也

或問思齊文王所以聖也如何曰首章專美太任爲文

學海類編 卷一  
王張本惠于宗公三句言文王能格神也刑于寡妻  
三句言文王能化人也必罔怨罔恫而後可刑于寡  
妻刑謂以身儀之隱微之間纖毫有愧卽不能刑矣  
雖雖在宮承化人而言肅肅在廟承格神而言地當  
幽獨而亦若有臨則肅肅者無閒矣心無厭斁而亦  
有所保則雍雍者不替矣夫如是故戎疾不必于殄  
絕而烈假自至于無瑕聞而能式己有敬事之心今  
不聞而亦式則於寂若之時有常惺之念諫而能入  
己有虛懷之美今不諫而亦入則無待人言而取善

無窮矣故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此豈今之人哉乃古  
之人戰兢惕勵常無厭斁而得以譽髦多士也蓋聖  
人之德見于作成一世之人材者然後爲至故以是  
終焉初言太姒則德成于一家終言譽髦則化及乎  
天下

或問皇矣不長夏以革可解乎曰長卽短長之長不長  
與不大相對夏卽周禮所謂夏采禹貢所謂夏翟雉  
至夏而後文采具故名染色者爲夏此色所從出也  
革卽革木之革革音屬脾八音皆賴之以爲節聲所

從出也

或問靈臺之辟雍果天子之學乎曰自漢以來皆以辟  
雍爲天子之學戴埴楊用修皆嘗辨其不然考之莊  
子文王辟雍以配黃帝之咸池禹之大夏湯之大濩  
則知其爲樂名矣蓋雍者壅水爲池之名作樂宜空  
虛故于是奏合其樂耳古者禮樂皆自學宮教大抵  
學宮之中自有辟廡非舉辟廡以名學宮也

或問下武之下果文之誤乎曰非也下言三后文王在  
內首句先言文王則三后難通以序曰下武繼文也

以文爲上則以武爲下宜矣人知武王以武定天下  
而不知武王之心上繼文王用武非其志也此詩欲  
發明武王之心言以武爲下者周之家法也故曰下  
武維周

或問文王有聲曰言武王伐商而有天下其事則自文  
王始之前四章言文王之遷豐後四章言武王之遷  
鎬文王之繼祖德而伐崇也上以孝先人下以幹四  
方故三章四章之言如此然鎬京之宅皆出于天而  
豐水之注則存乎人人事修于豐水之先天意應于

學海類編 卷之二  
鎬京之時皇王惟辟無思不服非徒然也  
或問生民之履帝武敏歆者何曰詩書凡言天帝而假  
人事言之者皆形容之辭不必托其迹也睠觀四方  
迺睠西顧不必天實有眼聞于上帝不必天實有耳  
神具醉止神嗜飲食不必天實有口特形容其降格  
之意耳稷生于巨人迹列子有是言而司馬遷信之  
其事頗怪儒者不談若止謂履帝武者履帝嚳之後  
以躬往郊媒敏速也歆享也敏歆謂上帝速享其意  
也以此解經比舊說爲雅然則帝嚳聖夫姜源正妃

配合生子家之美慶何故詩中但歎其母不言其父  
且子之未生也祭祀以求之及其生也乃棄之天下  
有此理乎今但依毛以敏爲速而不用其帝爲高辛  
之說依鄭以帝爲上帝而不用其敏爲拇指之說依  
朱履上帝之足迹而不用其歆歆如有人道之感之  
說則庶幾近之矣宇宙之間何所不有無人道而生  
子燦師猶然何必怪乎

或問行葦曰前三章言燕也四章五章言射也六章七  
章又言燕也大射之禮先燕而後射射畢又燕讀儀

禮則知此詩之曲折矣

或問其類維何室家之壺曰毛傳訓壺爲廣朱註訓壺爲宮中之巷按叔向說此詩曰類也者不參前哲之謂也壺也者廣裕人民之謂也蓋室家之壺猶言室家溱溱耳鄭箋朱註胥失之矣

或問鳧鷖之旨曰太平之主能持盈守成而後神祇祖考安樂之此鳧鷖之旨也故成者完其錫也爲者助其進也下者若自天而降也崇者若自上而尊也言有後艱者卽恆如是也興以鳧鷖者何曰水鳥而在

水中猶人爲公尸而在宗廟也

或問假樂曰美成王之德全在宜民宜人一句宜君宜王亦承此句而言惟其宜于民人然後可以爲君可以爲王也後二章出其宜人者以卒由羣匹出其宜民者以爲民之攸暨總是一意而推廣之

或問三軍皆單何也曰按毛傳三單相襲也孔謂重衣謂之襲三單相襲者謂三行皆單而相重爲軍也此謂發郤在道及初至之時以未得安居慮有寇患故三重爲軍使強壯在外所以備禦之也王肅云三單

相襲止居則婦女在內老弱次之強壯在外言自有備也其說必有所本鄭元以爲公劉遷豳丁夫寡少其軍有三惟單而已無羨卒也此說未穩當從舊解或問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其義云何曰公劉洞酌卷阿三詩皆成王莅政召公作以戒之者獨此詩繾綣反覆有言不能盡之意詩言君子又言吉士君子者尊貴之稱士者眾多之日其曰藹藹吉士惟君子使是吉士者君子所引善類而君子者吉士之宗主也故以鳳凰之希有喻君子以羽聲之眾多喻吉士也

大意只欲王虛心屈己求豈弟之賢而用之豈弟君子者乃篤厚純固厚德之人可以彌性而輔君德可以爲則而儀百辟可以爲綱而總眾職可以任使吉士而司進退人物之權其責至重者也微諷王不可遂周公明農之志而亦欲其勤于求賢耳俾爾彌爾性凡三言之者何曰此一篇之要也按廣韻彌益也類篇終也玉篇徧也蓋王性已善從此而更進曰益從此而有成曰終從此而周備罔缺曰徧易言彌綸春秋傳言彌綸皆周備之意故彌爾性者卽中庸所

謂盡其性也眾解皆淺

或問民勞曰此詩言無良言惛悞言罔極言醜厲言繼  
繼皆極小人之情狀而總之以詭隨蓋小人之媚君  
子其始皆以詭隨入其終無所不至所謂鄙夫不可  
事君者也召公之戒深矣

或問抑序以爲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刺也朱傳以爲  
同列相戒之詞孰是曰若爲同列相戒則不當列之  
於雅矣其詩曰四國順之曰用邊蠻方萬民靡不承  
天方艱難曰喪厥國罔敷求先王皆天子之詞蓋本

爲刺王之詩其後因以自警耳其旨云何曰一章言  
哲人以喪儀而愚也二章言道德威儀所係之大也  
三章言惟酗酒以亂政也四章承上言天之降災而  
欲其內修政事外振威武也此必自修身始而言行  
者修身之準也故五章六章言謹言七章八章言慎  
行也九章至末責王不聽言而喪國也

或問常武三事就緒何解曰謂三卿之事各安職業也  
小雅擇三有事又云三事大夫周官云三事暨大夫  
敬爾有官是也首言王命卿士大師皇父次章又命

程伯休父皆三卿之人欲其早定徐夷歸就職業不致曠官耳毛箋以爲立三有事之臣猶爲近之鄭箋指爲三農之事則大繆矣

或問召閔草不潰茂云何曰或以爲潰茂者鬱菑不暢也引呂覽樹鬱則爲蠹草鬱則爲蕘爲例似亦可通然詳本文草不潰茂則文理不順考邶谷風有洸有潰潰怒也小閔是用不潰于成召閔草不潰茂潰遂也召閔潰潰回遙無不潰止潰亂也項氏云水之潰者其勢橫暴而四出故怒之盛者爲潰怒遂之盛者

爲潰遂亂之盛者爲潰亂皆一理也

或問周頌有序乎曰頌以頌成功也祭宗廟之盛歌文王之德莫重于清廟故爲周頌之首文王德與天同溢于後世周公師其道以制法告其廟以太平故以維天之命次之文王旣道可爲法而武王象其法事以制歌樂故又次維清也道旣當法諸侯當法而行之故次烈文道爲諸侯所法可以祭祀先祖故次天作人本於祖推以配天旣祀于廟又當郊天柴望故次昊天有成命我將時邁也雖告祭之歌說武王能

學海類編 卷之二  
持彊道爲神降福故次執競也武王之持彊道致牟  
麥之瑞由后稷之功故次思文也由稷以致牟麥牟  
麥爲豐年之祥故次臣工也年之所康者因祈穀而  
致福故次噫嘻也以祈穀大事必有助祭故次振鷺  
也助祭得禮以致年豐當以報祭故次豐年也既獲  
年豐天下和樂故合諸侯奏而聽之故次有聲也既  
和樂年豐萬物得所信及潛逃故次潛也既樂魚多  
可以告神祭祖故次雖也說諸侯助祭之事而諸侯  
之來朝有禮故次載見也既朝祭得禮王所愛敬故

次有客也以諸侯之來見奏樂以示之使知一代之  
功德故次武也武詩主歌武王之功而未致太平王  
崩子幼朝廟謀事羣臣進戒故次閔予小子訪落敬  
之也臣既進謀君亦求助故次小毖也既謀事求助  
致敬民神春祈秋報故次載芟良耜也既年豐民安  
所以祭祀祭則有明日之繹以致胡考故次絲衣也  
天下所以年豐壽考以武王得用師之道先定厥家  
封功臣陟四岳祀河海故次酌桓賚般以爲和樂之  
終焉

學海類編 卷之二 三 經義  
或問封靡之義曰毛鄭謂封大也靡害也無大害于爾  
邦也朱謂封專利以自封殖也靡汰侈也二解朱爲  
勝竊謂封者封閉謂吝嗇也靡者侈靡謂奢汰也諸  
侯人眾奢儉不同故兩戒之

或問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句法云何曰舊註皆矣字絕  
句岐屬下讀朱子以岐屬上按照彼作矣則舊讀爲  
是言岐山本險阻荒僻之地太王始開荒而闢之彼  
民皆作而居之作不獨在室兼耕作而言文王從而  
安之彼民又皆徂往而歸之故岐山昔日之險阻今

爲平夷之路矣

或問思文陳常于時夏其義云何曰謂常布此樹藝五  
穀之法于中夏也篇中舉來牟以包黍稷以麥先成  
熟爲首種也鄭箋以夏爲九夏之歌朱註以常爲五  
常之道皆非詩旨

或問有萋有且其義云何曰萋且毛以爲敬慎貌誠無  
所據朱以爲未詳則陋矣按說文縷帛文貌又傳縷  
斐文章相錯也通作萋然則萋卽縷也指文帛而言  
且說文薦也几足有二橫一其下地也詩云籩豆有

且然則且乃薦帛之具也敦琢其旅云何曰旅者陳也卽左傳庭實旅百之旅敦琢者大雅所謂追琢其章指玉而言上句言帛下句言玉也

或問陟降厥士或以士爲人可從乎曰訓士爲事毛鄭舊說也必欲以士爲人則勿士行棓將安訓乎故知古訓不可廢也佛時仔肩云何曰佛輔也不曰輔而曰佛者言正救其失不專順從之也學記云其求之也佛佛不順也猶孟子所謂法家佛士也仔肩爲負荷之意故舊皆訓任生民是任是負黍苗我任我輦

皆謂肩任之也

或問酌朱子以爲卽勺也然乎曰勺是成王之樂若此詩果爲勺舞之樂章必當述成王繼述之事今其詩止述武王用兵創業則序以爲告成大武得之矣禮記言十三學舞勺漢禮樂志言周公作勺皆作單勺字此酌字从酉皆斟酌之義而其事不同恐不可以酌爲勺也

或問魯頌何以錄乎曰按詩譜成王封伯禽於魯後世政衰國事廢十九世至僖公當周惠王襄王時而遵

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牧於坰野尊賢祿士修泮宮  
守禮教僖十六年會諸侯于淮遂伐淮夷僖二十年  
修姜嫄之廟後魯制未備而薨國人美其功季孫行  
父請命于周而作是頌以其請命于周而天王許之  
故錄魯之無風何也曰先儒以爲時王褒周公之後  
比于先代故巡守不陳其詩而篇第不列于太師之  
職是以宋魯無風其或然歟

或問駟四章之思奚不同曰一章思無疆頌其廣也二  
章思無期頌其遠也三章思無斃頌其篤也四章思  
無邪頌其正也蓋其本也故廣則馬善遠則馬勇篤  
則馬奮正則馬無不可徂也

或問泮水曰按通典云魯郡迺古魯國郡有泗水縣泮  
水出焉然則泮迺魯水名而僖公建宮其上非名學  
宮爲泮宮也王制曰天子辟雍諸侯頌宮鄭元註頌  
者班也所以班政教也則頌宮非泮水明矣若此詩  
則因僖公建宮于泮水而頌之泮宮主文教而詩多  
言武事者何曰文所以出武也首二章述魯侯莅泮  
之儀三章之順道四章之德教皆文事耳五章之獻

學海類編 卷之五  
因六章之獻功與七章八章之淮夷卒獲皆言其效也

或問三壽作朋鄭氏三卿之說有本乎曰三卿所以壽國家者也故曰三壽又書言無遺壽考則三卿宜用老成人所謂壽也以三壽之臣而君與之作朋則君臣同慶如岡陵之固矣

或問商頌何以止及三宗曰商之創業者成湯中興者中宗高宗也書無逸亦稱殷之三宗功德莫盛於三王故頌之那頌成湯也烈祖頌中宗也元鳥長發殷

### 武頌高宗也

或問思成之義曰鄭氏謂安我以所思而成之此解殊覺費力且謂思其居處思其所嗜儻然必有見乎其位肅然必有聞乎其聲此之謂思成以解綏我思成略通至下章賚我思成則不通矣竊謂神若不格則所思不遂神既來格則所思成矣綏者綏此賚者賚此

或問天命元鳥降而生商何也曰詩緯含神霧曰契母有娥浴于元邱之水睇元鳥銜卵過而墜之契母得

而吞之遂生契此事未必然也史記因之遂云元鳥  
翔水簡狄取而吞之朱子作傳遂以爲實有此事竊  
謂元鳥者請子之候鳥也月令元鳥至是月祀高禘  
以祈子簡狄以元鳥至之月請子有應故詩人因其  
事而頌之曰天命曰降者若從天而下尊而神之也  
按毛傳原謂元鳥至日以太牢祀高禘記其祈福之  
時故言天命朱不從而從史記何耶楊用修嘗與何  
大復論朱傳之謬何曰宋人於唐詩尙不能解乃欲  
解經真是枉事不如只從毛鄭諒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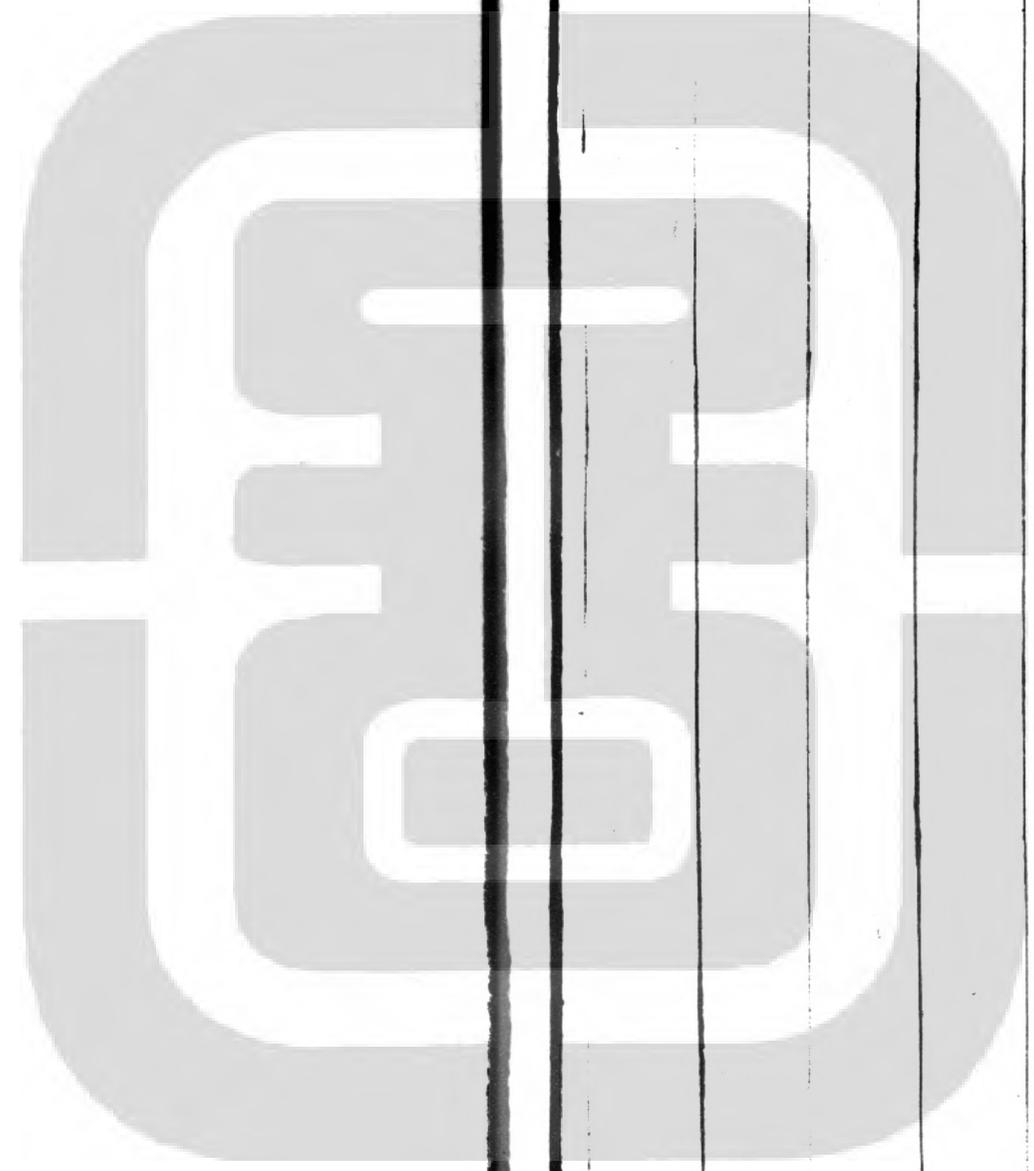
或問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者何曰鄭氏謂小球鎮  
圭尺有二寸大球大圭三尺也皆天子所執也又以  
旒爲旌旗之旒悞矣球只是玉非圭也旌旗不得綴  
玉蓋謂冕旒耳衮冕十有二旒前後各用玉百四十  
有四言湯撫有萬國以成其尊如冕之綴小球大球  
爲諸侯所附也

學海類編

卷一

一

經



詩問略序

余于集傳不盡愜而莫敢異也及讀郝氏書乃知經學不必專泥朱子也且朱子于小序鄭孔諸家悉置弗錄矣因述所解若干條書曰詩言志孟子曰以意逆志是謂得之鄭六卿賦鄭詩蔓草風雨有女同車諸什韓起嘉之曰不出鄭志初題此篇爲詩志庶幾時亦弋獲乎然不敢自謂能意逆也曰詩問仍以問諸有道者或嫌其略而不詳異日尙有續焉雲閒陳子龍識

詩問略

明 雲閒陳子龍人中說

變風變雅之目宋儒本於鄭康成獨鄭夾漈曰此不出於夫子未足信也小雅節南山大雅民勞謂變雅可也鴻鴈庭燎嵩高烝民之美宣王謂變雅可乎詩首文武成康厲王繼成王後宣王繼厲王後幽王繼宣王後皆順其序國風亦然斷斷無正變之說此夾漈定識也夫世有升降治有盛衰詩豈有正變乎卽或聲調節奏之殊庸有之未可以正變分也召穆之賦

學海類編 卷之二  
蕩與民勞凡伯之賦板與瞻仰召閔芮良夫賦桑柔  
衛武公賦抑皆盡志獻替安得爲變雅而少之淇奧  
美武公緇衣美鄭伯秦襄同仇之烈衛文楚宮之營  
安得爲變風而少之如厲平以下爲變雅則周穆以  
降爲變書乎朱子不主漢儒而獨用其正變之說所  
斥爲淫詩者多本夾漈而于此何獨異焉

關雎之詩宮人爲后妃而作妃之得不得何與宮人事  
且文王爲世子莘爲侯國王季爲西伯大明之詩曰  
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

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  
不顯其光又曰纘女維莘長子維行則所以訪求淑  
配備六禮而親迎者無所不及矣曾何左右無方之  
求若不知誰何氏之女者且求之不得而展轉反側  
耶琴瑟之友鐘鼓之樂皆不似宮人事此予童時授  
讀卽已疑其非理今思得之首章言太姒之爲好逑  
二三章言太姒亦欲求窈窕淑女以備嬪御爲助也  
後二章淑女指所求者言荇之參差指羣女年齒色  
貌之不同也左右流之言所居之或遠或近也寤寐

求之至於思服反側則太姒求賢之切可知采言選  
芼言薦也采之宮庭薦之侍御逮下之惠也琴瑟友  
之娣姒之情而有比輔之義也鐘鼓樂之則陶陶坎  
坎暢于中而聞于外化行南國而及于天下周之王  
業基于門內者此也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言其聲之和也鄭樵云  
人之情樂者聞歌則感而爲淫哀者聞歌則感而爲  
傷惟關雎不然從樂奏言之非以別其文義也樵之  
言是也豈展轉反側之謂哀琴瑟鐘鼓之爲樂乎

自平王之時岐豐之地盡没于西戎雖以其地賜秦終  
襄公之世不能取而有之至文公始逐戎而後有其  
地是時岐豐故墟有遺黎故老隱於河上者初以周  
亡于戎有左衽之痛旣而復更爲秦有河山之感不  
肯仕進人亦不得而見之所謂伊人在水一方蓋此  
輩也蒹葭之詩所爲作也其願爲秦民者先困于椎  
髮及見秦有錦衣狐裘黻衣繡裳去戎翟之俗復覩  
衣冠之舊則深相慶幸終南之詩所爲賦也

齊欲以文姜妻鄭公子忽忽辭曰物各有耦齊大非吾

耦也及救齊破戎齊又欲妻之他女辭曰奔齊以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其後見逐而無大援國人追惜之賦有女同車之詩毛氏以爲忽有功于齊齊女賢而不妻卒以無助故刺之謂文姜也若後女時忽妻陳女久矣豈以齊女而棄陳媯耶齊則無禮而忽也守正有詞何爲刺之初辭文姜人謂忽善自爲謀祭仲曰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皆以成敗論而不知義理之安者也文姜爲魯桓夫人禍有明鑑作詩者不預知夫子讀詩者何取爲愚

玩詩非刺忽亦無追惜意若追惜之何于媯無抑詞有女陳媯也舜華舜英言色之美也同車有親迎之禮翱翔有倡隨之歡佩玉言綢繆之眷瓊琚亦甚都雅將將豈非德音而彼美之詞反若不足于言外者蓋美陳媯正以嘉忽之能守正而不爲孟姜所移故聖人深取是詩耳解此詩者以譌相承無有晰之者邨之北風有先幾之遯衛之考槃有永矢之棲鄭風女曰雞鳴有偕隱之樂魏風十畝之間有農圃之歡秦則蒹葭之伊人不仕于異姓陳則衡泌之棲遲不汨

于淫靡皆高節無求超然流俗者也易曰嘉遯貞吉  
聖人亟錄其詩如見其人所以風世之逐于利祿而  
迷于濁亂不止者也

二南首婚姻次女紅故葛覃績事也采繁蠶事也繁白  
蒿也爾雅謂之皤蒿蓋蠶未出以此洗之蠶生未齊  
未可食桑亦以此啖之故爾雅曰采繁祈祈正治蠶  
之日也采繁爲蠶而非爲祭也明矣禮記祭義云古  
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注云近川  
便浴蠶也故于澗于沼也夙夜在公者蠶事三眠三

起勤若凡二十七日而畢若祭事不連夙夜也詩爲  
夫人世婦而賦也古王后親蠶三灑夫人世婦登其  
事后夫人爲之帥賦事而不獻功故曰于以用之公  
侯之事公侯之宮也

周禮后服首飾有副編次三者少牢禮云主婦被錫蓋  
剔賤者髮以被紒爲飾故謂之被后妃祭服首飾皆  
副不用編况次乎詩所稱被卽次也被非祭服故知  
非祭祀之事此係錢飲光所述益信此詩爲蠶事作  
也

周南卷耳之詩猶召南之草蟲也草蟲婦人思其夫卷耳乃軍中思其室家也金疊兕觥酌以遣懷至馬瘖僕痛終不能遣矣然但吁而無怨者何也岐周之旁小國諸侯苦爲紂役文王以西伯奉命連率之感以忠盡勤勞故咸知大義而詩語涵蓄不似北山苞羽憂我父母也且文王當日必有經營布置贍其家室俾無內顧之憂特其別離睽闊不能寘懷耳序以爲審官求賢非也或以卷耳喻賢以周行喻在位或以登山喻圖治之艱皆心非朱注而思以易之遂失于

穿鑿也

出車禦獫狁城朔方也城工旣畢歸而在塗忽被命西伐第三章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始而召僕夫趨凶門有死氣是以憂心悄悄僕夫况瘁大將受命于內軍士不得而知也至于傳宣王命往城于方而憂心者曉然矣而出車之初不遽軍也于此見軍機之密焉鳥隼之旟在牧龜蛇之旒在郊設此建彼世所謂前朱雀後元武也于此見部伍之整焉獫狁勢強禦之使無內侵不交戰也西戎勢弱伐之使無北附無

肆殺也故末句曰玁狁于夷西戎靖而玁狁孤于此  
 見廟算之審焉西北二虜相犄角為寇惟與西戎連  
 和乃可以全力制北狄然非薄伐不能要其和也此  
 詩專備玁狁以餘力伐西戎以孤玁狁之勢耳兵家  
 勝算也按世歷紀帝乙二十一祀癸巳命周公昌拒  
 昆夷玁狁此詩必此時作也王商王帝乙也  
承命遣南仲  
 者文王也

菀柳當是諸侯盟太室時詩也竹書及左傳皆有諸侯  
 盟于太室之文何以盟太室謀伐申也時宜曰奔申  
 王將伐之以殺太子國語史伯謂桓公曰申繒西戎

方强王室方騷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  
 人弗畀必伐之繒與西戎方德申呂方强其隩受太  
 子可知也王師若在其救之必然矣王心怒矣虢公  
 從矣凡周存亡不三稔矣愚謂諸侯盟太室不肯從  
 王伐申以成伯服故作是詩菀柳比伯服也言柳方  
 盛豈不足蔭息我乎而此乃上帝所怒我不敢悖也  
 所謂人皆集于菀己獨集于枯也小弁菀彼柳斯鳴  
 蜩嘒嘒正以鳴蜩比人之息于菀柳者有鳥高飛亦  
 傳于天言褒姒賤妾而得天王為配也若從王伐申

以靖之後必至嬰大禍蓋指周之存亡也如毛序朱傳謂王暴虐諸侯不朝而作此詩是無王之心形于篇章夫子何錄焉

讀大雅常服黼冔及周頌振鷺有客之詩知周之忠厚古聖王有道之隆也冔殷冠而諸士服以裸將白爲殷色而微子以之來朝當維新之政改正朔易服色不以爲嫌也先儒熊去非曰王訪于箕子稱十有三祀奔走臣我監稱五祀猶用商之紀年也一則曰商王士再則曰殷多士何嘗有鄙夷之心其視後世亡

人之國則絕人之祀毀其先代之衣冠籍貫者相去遠矣每讀詩書并去非之言未嘗不三嘆也

大明之詩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詩人微意蓋言人主賢德爲本天位不足恃適嗣不足拘也胡氏曰堯舜與賢三王與適然聖人有權焉未嘗執一也太甲雖適又有成湯之命而幾不免于廢武王雖弟上承文考之命而終不失爲君帝乙泥于立適而不知紂之亡天下亦不知變之過也予謂不特此也太王泥此則王季不立矣王季不立而周不王矣堯舜之與賢

學海類編 卷之二  
不難舍子而擇之異姓嫡果不賢舍而立庶何不可  
哉唐高祖舍秦王而立建成尤爲非宜

高皇帝明知燕王之雄武太孫之仁柔乃以劉三吾之  
腐言泥古昔之成憲卒以成靖難之師而肇無窮之  
殺戮嗚呼皆未知天下之大計通權變之宜者也

生民之詩可疑者二其一帝武之說予嘗辨之

詳讀書  
論世

大略謂姜嫄往于郊踵帝嚳而行敏歆者急于享祿  
之禮也忽然震夙心虞疾病孕而生子故以不詳而  
棄之耳其一嗣歲祈穀之祭也諸說皆以爲孟春元

日祈穀于上帝配以后稷愚按祈穀配后稷是也但  
周以子月爲正月爲孟春然郊天必在冬至冬至之  
日大抵在子月中旬或下旬若以月初祈穀則是先  
祈穀而後郊天耶倒置極矣諸家所泥者月令也不  
知月令用夏正詩乃周置不當以月令之孟春解此  
章嗣歲也家語哀公問寡人聞郊而莫同何也孔子  
曰郊之祭也迎長至之日也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  
其日用上辛至于啓蟄之月則又祈報于上帝夫言  
啓蟄之月則建寅之月也是則周人祈穀之郊仍用

學海類編 卷九 經義  
寅月于夏令爲正月于周實三月也諸家引月令正月孟春而誤以爲周之正月謬矣月令注元日乃土辛日亦非元旦也

輶者五祀之一月令冬祀行者卽此而非行道之神也行道之神乃一切遠行所祭禮謂之祖不論四時但出行卽輶此詩專爲冬祀故曰以興嗣歲言今歲之事畢而來歲之事新也又按五祀則羊人供其羊牡若出行之輶則以犬此云取羝爲冬祭之行益明矣蔡邕獨斷曰行在廟門之外而輶壤厚二尺廣五尺

輪四尺北面設主于輶上出行之祭亦曰輶與此不同

叔于田注云段不義而得眾國人愛之夫不義安能得眾且使之愛夫子何錄焉玩詩以居人擬之其仁可知飲酒服馬誇之其好武可知蓋譏之耳下章全是諷語如猗嗟之美魯桓公意全在言外戒其狃而傷汝知者已見其端倪叔不悟耳果如序及朱注是羣宵阿諛耳

匏有苦葉士傷淫俗而不肯苟婚之作觀首末兩章非

詩人專刺淫也禮霜降至冰泮皆可爲昏過時而不能行禮則媒氏以仲春會男女之無夫家者雖奔不禁奔非淫奔謂不備禮也禮之不備猶匏之未可用方便隨宜猶深厲淺揭也濟盈雉鳴時方仲春爭奔走爲昏途中所見也有瀾濟盈言濟之多濟本欲盈不濡軌而亦濟雉本欲偶不當偶而強求士知禮者必奠鴈冰泮時爲得耳人有招我我弗應必須我友指嘉偶及媒妁言也序謂刺宣公非也牝雞雄狐不必以飛鳴分別而曰當求其雄也

將仲子毛序鄭箋及歷來語解皆謂刺莊公害弟叔段而托于畏母詩人借莊公之口以發莊公之心耳獨朱注本鄭夾漈以爲淫奔之詩文義明順可通但無逾無折有婉絕之辭畏人有廉恥之心亦猶感悅吠虺之語不得直指爲淫奔也按左傳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鄭伯子展賦此詩取兄弟相護之意則豈淫奔語乎

山有扶蘇刺無賢也摶兮狡童褰裳皆惡祭仲足陰謀逐忽而作摶喻忽之將敗而思伯叔之援又望其涉

學海類編 卷之二  
漆洧而來救仲足本以嬖幸進身故呼之曰狡童狂  
且

東門之墀懷友也風雨思賢也遵大路留賢也蔓草朋  
友班荆相遇也楊之水厲公之詩也槩以爲淫何淫  
之多而夫子悉存之今詞家選詩每斥豔冶之篇不  
錄况聖人之著經存教耶誤以鄭聲爲鄭詩放淫聲  
獨不削淫詩乎

鄭厲公突以祭仲殺雍糾出奔入櫟昭公立昭公殺子  
亶立齊殺子亶子儀立在位十四年子儀忌突謀奪

其國有內外蛇鬪之釁愚謂揚之水詩蓋厲公防禍  
之及作此以解其忌以安其心耳觀厲自櫟侵鄭因  
傅瑕卒有鄭國隨殺瑕其平日陰謀可知原繁之徒  
必有以告子儀者故曰毋信人之言人實廷汝時莊  
公子皆死獨儀突在耳故曰終鮮兄弟惟予與汝惟  
予二人云其入國卽殺瑕及繁必嘗教子儀圖櫟觀  
厲公惡繁及繁臨死之言可推已

揚之水凡三見王風言平王之弱不能制諸侯也彼其  
之子指他國之當戍者唐風言晉昭公弱白石比曲

沃之強也鄭風言子儀之弱信纔臣而失兄弟也  
蔓草爲朋友期會之詩出自子意及讀韓詩外傳則古  
人有先獲我心者矣語雖陋可證愚說故附錄孔子  
遭齊程木子于郊傾蓋而語終日顧子路束帛十匹  
以贈先生子路對曰士不中道相見女無媒而嫁者  
君子不行也孔子曰夫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  
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齊程木  
子天下之賢士也吾于是而不贈終身不之見也  
東方之日卽下篇不能晨夜號令無節左傳襄公立無

常故刺之也彼姝者子指其自公來召者不必女子  
或曰指文姜在室在閭蓋言門內之亂也夫人如齊  
師于防于穀皆所謂履而相就也

唐風揚之水本發潘父之謀而以爲晉人叛昭侯無衣  
美秦襄奉宣王命伐戎報仇而以君爲好戰苑柳諸  
侯不從幽王伐申而以爲不肯朝周蔓草朋友期會  
而以爲男女相遇采薇勞戍臣而以爲遣毛序之誤  
而朱子因之然朱子于序多所駁異而偏于其誤者  
顧反有取耶

下泉詩以下國慨念周京按春秋昭公二十三年子朝之亂入王城稱西王敬王居于狄泉稱東王狄泉者卽下泉也下泉成周之地也自周公營洛廢而不居今天子居之諸國供億輸王粟其成人不勝其苦是以愼念京周京師者謂王城也及定公七年晉籍秦送天王人于王城四國乃有王矣王室之亂垂二十一年稂蕭爲黍苗而王澤如膏雨矣黃父之會扈之會曹人皆與焉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尋盟且城成周曹人又與焉曹之賢大夫身

親其後故先言下泉之苦而思念周京後乃因王室之定京師之復而喜之也郇伯必有所指今無所考矣何氏看此詩確不可易但以京師爲下泉非也若周京京師卽下泉乎愼念文理說不去矣

文王有聲專美武王鎬京之事以其繼文王豐邑之功也故首二章推本文王非竝舉文武也三四章言其營鎬也鎬與豐峙故曰正鎬爲藩蔽故曰垣特未出鎬字耳五六章言遷鎬末二章言定都也而諸侯稱王后天子稱皇王後稱武王也

生民之詩帝武爲大人跡天有足乎鄭氏之謬也謂帝  
嚳是矣然祀郊禘之後豈無房榻宴私之事而云無  
人道何也蓋必以介止震動心竊疑怪如有鬼神如  
嬰疾疾遂不敢卽于宴私帝亦深信而俟之以至于  
載生載育也踵帝步武而敏于祀事神歆其享介助  
也止憩也祭畢而憩諸郊乃震而動也夙時之久也  
久而生育斯理明而辭亦順矣元鳥之詩推本有娥  
氏謂元鳥降之日人偏信史記鄭箋而朱子從之  
斯干之詩曰似續妣祖箋曰妣先妣姜嫄也祖先祖也

或以爲變文叶韻非也按周禮大司樂享先妣在享  
先祖之前是周人祀姜嫄不及高辛也國語亦謂之  
皇妣大姜又周禮大司樂注周以后稷爲始祖而姜  
嫄無所配是以特立廟祭之謂之閼宮此又一證也  
周禮春官守祧奄八人注天子七廟通姜嫄爲八廟  
又一證也漢原廟之祀其來久矣先儒謂堯有天下  
則爲嚳後者屬堯之子孫故周不得祀嚳而止立嫄  
廟是也周人禘嚳乃有天下而推遡之耳

武王旣喪管蔡流言謂公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

居東避之二年罪人斯得後公貽王以鴟鴞之詩及風雷之變偃禾拔木王將卜之乃得金縢之書始泣而迎之天乃反風起禾此金縢本末也王既迎公歸攝故二叔懼遂與武庚叛成王命周公東伐之作大誥此作大誥之本也鄭康成之說亦然居東二年東征三年自是兩事獨孔氏以避爲致辟居東爲東征朱子嘗論之曰周公居東二年成王乃知罪在管蔡若曰所謂罪人者今得之矣或問居東非東征乎曰居東卽居魯也公方見疑豈得卽東征乎二年猶待

罪也及朱子註鴟鴞詩則曰二叔以武庚叛且流言于國故周公東征乃得管叔武庚誅之而成王猶未知公意乃作此詩以貽王而東山詩註亦云成王旣得鴟鴞之詩又感風雷之變始悟而迎之于是周公東征已三年矣以居東爲東征又以先誅管蔡後乃貽詩毋論與書敘刺謬亦何自相矛盾耶豈平居議論而注經反疏忽乎學究墨守朱註如顧麟士祇依阿不能置喙可笑也

鴟鴞之詩戒王以先事之防而自鳴其勤勞之意旣取

學海類編 卷之二  
我子謂誘管蔡致得罪也無毀我室知其搆兵爲亂也若詩作于殷人叛後何以云未雨綢繆乎居東亦非居魯周公一生未嘗至魯朱子謂東都者亦誤時未有東都也乃周之東野耳若居魯則千里之遠何以書云親迎出郊耶

何彼穠矣按詩說齊襄公殺魯桓公莊王將平之使榮叔錫桓公命因使莊公主昏以桓王之妹嫁襄公周人恥之而作是詩蓋王風也召南時安得有平王孫女嫁齊事乎春秋莊元年夏單伯逆王姬秋築王姬

之館于外冬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王姬歸于齊傳以莊公三年之喪不當主昏于齊不戴之仇不可爲之主啖助曰桓公殺君王不能討而追錫之命故王不稱天以其寵篡弑瀆三綱也非周召之詩可知然吾以爲詩說亦非也所謂王姬者若是桓王妹桓王在位二十三年莊王四年而始歸齊計其年且三十矣何其晚耶魯莊公十一年爲周莊王十四年亦書王姬歸于齊則齊侯爲桓公也何彼穠矣之詩殆爲此作而詩說以姬爲桓王妹蓋以桓王爲平王之孫

學海類編 卷之二  
故耳其實曾元亦可稱孫胡傳承訛謂西周王姬下  
嫁皆未深究耳

衛莊姜戴嬀許宋夫人之賢共姜之節谷風伯兮之婦  
泉水竹竿之女皆清婉而思正擊鼓式微旄邱凱風  
之忠厚簡兮北門北風考槃之守貞干旌之好賢所  
謂康叔武公之德也獨宣姜之惡國人屢刺猶風之  
隆也集傳詆其土地性情故其音亦淫靡以詞攷之  
獨氓蚩靜女采唐可嫌然序說皆謂刺淫朱子于采  
唐辨至干言以爲淫者自言不知古人代爲之言正

形容而深刺之也有狐木瓜強坐以淫何衛風之不  
幸也

序謂衛有狄難處漕齊桓公救之遺以車馬器服衛人  
欲厚報之而作木瓜之詩是也有狐之詩明爲士大  
夫不得渡河喪其車服按左傳閔二年狄滅衛宋桓  
公逆之河上宵濟正此時也衣裳帶皆士大夫章服  
狐渡有尾之子無服蓋反興耳序謂男女失婚非也  
以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乃蒙序而臆度之辭

有狐之子指士大夫避狄難者非寡婦謂鰥夫也揚之

水之子指諸國之不預于戍者非戍者謂其家室也  
鴻鴈之子指使臣安集流民者非流民自相謂也

夫子放鄭聲而不刪淫詩謂深絕其聲于樂而嚴立其  
訓于詩噫豈聲足以蕩人而詩固無害反足以爲訓  
耶或曰一國之風不得而廢也然則太史采之已耳  
而必登之簡冊施之宴歌傳之後世奚爲哉謂示戒  
耶男女期會只以誨淫何戒之有或曰夫子刪之後  
世詞人贗補之以足三百五篇之數皆未得其理者  
也鄭詩淫者刪之久矣指爲淫者皆以鄭聲淫一語

逆億之也所謂鄭聲好淫志世俗靡靡之樂非詩也  
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蘅兮狡童扶蘇褰裳風雨  
子矜揚之水蔓草按春秋傳皆非淫詩溱洧乃譏刺  
之詩玩士曰女曰正傍人語也

宣王旣命秦莊公破西戎于是復予秦仲後及其先大  
駱地大邱竝有之爲西垂大夫無衣之詩謂是作也  
申包胥求救哀公爲之賦此王于興師正指宣王蘇  
氏曰民思周盛之先王豈其然哉謂強悍樂鬪七國  
之秦非當日之秦也

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享趙孟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子之惠也鄭六卿餞韓宣子子蠶賦蔓草子大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擗兮叔向韓起無譏焉起曰不出鄭志鄭其庶乎季札觀樂于魯謂其細不謂其淫也果桑濮里巷狹斜之詩則周樂安得備而魯工安得歌之乎

小序不必盡合古義然漢猶近古毛亨毛萇衛宏皆有授受特其時代篇次不無紊亂耳齊魯韓三家廢而毛詩傳鄭夾漈考亭出而毛詩廢矣馬融鄭元孔穎

達劉焯劉炫疏解毛詩數十家盡廢矣考亭曰舍明白可信之詩詞而信億度難憑之序說夫以漢人視朱孰爲可憑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詩詞明白而何爲舍之鴟鴞與書異無衣與史記異召南鄭衛諸詩與左氏春秋毛鄭諸家異經生家莫能考莫敢異議八股業錮之也

今所傳詩說魯申公培書其編次列國黜魯頌爲風附邇于雅雅有正有續有傳朱子弗之及而用毛萇朱子或未之見耶朱子旣斥小序謬誤何不徵時代核

事實改而正之大學古本不當改而改之何也

又按隋經籍志齊詩亡于魏魯詩亡于西晉則詩說非申公書乃後人作也小雅鹿鳴四牡皇華常棣以及伐木其次第見左傳而詩說以伐木次鹿鳴又以小弁爲尹伯奇之傳大夫作故知非申培書乃後人心不服朱子又不敢直斥其非故托之歟若詩傳又因詩說而襲之古篆闕文托子貢尤爲可笑亦豐坊古大學之類也

吾友劉望之著詩論三篇遵詩說詩傳其論變風變雅

皆宋儒之罔言也不特周公碩膚之德宣王中興之烈不可云變淇奧之美武公緇衣之答鄭伯秦襄同仇之義晉文杖杜之好謂禮義政教之失而作可乎小雅怨誹諸什亦莫非賢臣閔世嫉俗之作也云變雅可乎蓋詩亡云者詩之教亡也抑鄙而外多作于春秋之世詩何云亡也宋儒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然雨無正節南山都人士篇皆作于平王之世雅亦未亡也所宜辨也但望之主詩說而與小序異亦非也

召穆公賦蕩與民勞凡伯賦板及瞻仰召閔芮良夫賦  
桑柔衛武公賦抑皆幽厲之世蓋忠獻替故列之大  
雅此足見黍離降而雅亡之說非矣賓之初筵衛武  
公爲王卿士幽王沈湎而作列之小雅者爲宴享之  
戒也若悔過之詩則與抑詩皆同淇澳入衛風矣周  
之國無所謂幽也幽者七月詩之篇名也周禮籥章  
逆暑迎寒則吹豳詩祈年田祖則龡豳雅祭蜡則龡  
豳頌一詩三用以器別之則豳謂之雅亦謂之頌云  
錢飲光曰公身不在朝其詩不得列于雅亦未嘗居

魯又不得列爲風思王業之始于豳以之名篇亦猶  
今士大夫書題姓氏而標其先世郡國也此言得之  
東山亦公詩其餘皆爲公而作序詩者采附之其實  
非豳詩也

太子宜臼申出也后與太子見廢申侯召西戎攻王是  
時太子在申而殺其父申吾仇也痛恨宜何如鄭衛  
秦晉相與卽申而立之德其立己遣畿內以戍申何  
爲也哉後人徒以東遷爲咎不知其罪之大者知母  
而不知父懷私恩而忘大義也抑秦與西戎世仇也

驪山之禍鄭桓死焉秦鄭同仇亦自爲也予秦以岐  
豐猶曰不能自取也子鄭以虢檜子晉以河南皆感  
而報之亦過矣文侯之命徒示弱耳說者曰平之東  
非遷也廢于申卽立于申不能有其國拱手而去之  
藉諸侯之師以居于洛若太原之見距于羿不得已  
而棄冀都夏陽非盤庚之遷殷比也遷之云者周人  
諱其失國耳竹書紀年載西戎入周弑幽王殺伯服  
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宜臼于申虢公立王子余臣  
于檇按左傳昭二十六年王子朝告諸侯之辭曰檇  
王奸命諸侯替之指余臣也然則檇王平王分立者  
二十年也

晉昭侯封成師于曲沃是爲桓叔及潘父弑昭侯而迎  
桓叔晉人攻桓叔敗之立昭侯子平是爲孝侯莊伯  
弑孝侯于翼晉人又攻之立孝侯之子邲是爲鄂侯  
鄂侯卒莊伯伐晉晉人立鄂侯子光爲哀侯曲沃三  
舉而國人不附也武侯誘小子侯殺之晉復立哀侯  
弟緡是國人終無叛者至武公滅晉侯殺緡以寶器  
賄周僖王王命之爲諸侯然後晉人不得已而從之

蓋屢世矣凡六十七年而始有晉陳桓有齊三卿分  
晉不如是艱也揚之水乃忠臣智士痛昭侯之不悟  
託爲黨沃之言以聳動昭侯使急爲備耳豈有畔志  
而爲詩以宣之者况屢世民情若此而云昭侯微弱  
國人將畔而歸沃是必不然嚴粲曰沃有篡謀潘氏  
陰主之爲內應是詩爲忠于公者發潘氏之謀也凌  
氏曰素衣朱襮何等服色我聞有命何等密謀而明  
見于詩是巧于告密者皆得之矣青矜白首訓詁中  
亦何足與論世哉

春秋集傳微旨序

經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禹吾無閒然矣推此而言宣尼之心堯舜之心也宣尼之道三王之道也故春秋之文通于

禮經者謂凡郊廟朝聘等社婚姻之類是也斯皆憲章周典可得而知矣

其有事或反經而志協乎道紀侯失其國之類是也跡雖近義而

意實蘊奸楚子虔誘蔡侯般之類是也或本正而末邪楚殺徵舒楚子入陳之類

是也或始非而終是晉人納捷菑不克納之類是也賢智莫能辨彝訓莫

能及則表之聖心酌乎皇極是生人已來未有臻斯理

也豈但撥亂反正使亂臣賊子知懼而已乎今故掇其  
微旨總爲三卷三傳舊說亦備存之其義當否則以朱  
墨爲別其有與我同志思見唐虞之風者宜乎齊心極  
慮於此得端本清源之意而後周流乎二百四十二年  
褒貶之義使其道貫于靈府其理浹于事物則知比屋  
可封重譯而至其猶指諸掌爾宣尼曰如有用我者朞  
月而已可矣豈虛言哉豈虛言哉陸淳撰

